





王黃州小畜集卷之十八

書

上太保侍中書



書

右正言直史館王某謹裁書再拜有言于太保侍中黃閣之下某聞古者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後代帝王因而設諫官闕諫垣蓋所以順考古道而樂聞已過也舊制諫議大夫五品補闕七品拾遺八品皆卑其秩而薄其俸使無所顧惜而盡其蹇諤也國家又以諫官因循緘默為事故詔改司諫正言之號循其名而求其實也非才識兼茂明于政體者豈宜居其位

乎其何亦人輒玷是命待罪三館于今一年居則祿養
庭闈出則榮奉朝請上無益于國而下有蠹于民乃名
教中罪人耳但以聖君賢相共成大化群材品物茂育
長養而不有功力故假此而偷安矣昨奉御札以邊事
未寧許百官各上封事為諫官者得不內愧于心乎某
因詣上閣陳所見十事其五事言外任其人其五事言
內脩其德且引漢文帝時事迹以為比類所恨不知兵
事不遊邊土則外任其人之事皆臆說也適足以資帷
幄之戲笑矣且念少苦寒賤又嘗為州縣官人間利病
亦粗知之則內脩其德之說皆寔事也用之則朝行而

夕效矣然某道孤勢危辭理切直心甚懼為非大丞相
論思之際救援開釋之以來天下言路則斥而逐之猶
九牛之一毛也敢露腹心以乞嗟憫某^惶恐懼再拜

薦丁謂與薛太保書

三月一日左司諫知制誥王某謹致書于淮海薛侯閣
下先民有言曰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取
今天下貴而舉人者有大丞相在此不復議直以其取
與之道干於閣下非為己也將為人而非止為人也又
將為道也惟閣下詳擇焉有進士丁謂者今之巨儒也
其道師于六經汎于群史而折乎諸子其文類韓柳其

詩類杜甫其性孤特其行戒潔亦三賢之儔也先君嘗
為涇原從事幼而侍行故叅政竇公撫有頂嘆異以女
妻之偉乎竇公能知人也如是去年冬攜文百篇遊輦
轅下兩制司言之臣覽之振駭僉謂今之舉公未有出
梁右者僕與之遊甚熟問其居則曰家潁川問其蒙則
曰衣食之具僅不給妻子斯亦聖朝之遺賢吾道之深
恥也且念世之服儒冠而得祿者位至尚書則月俸五
萬而給長幼者三分有二其下者從可知矣又烏能哀
王孫而知國士乎至于分茅土為公侯者僕又希識其
面矣惟閣下以名相之子得大將軍官而能市義禮賢

讀書好古知丁謂者非侯而誰是以裁書薦才不遠千
里至止之日幸解榻焉勿使郭伐公于襄陽輩獨稱義
于前代也某白

上許殿丞論權酒書

殿丞閣下某聞可言而不可行君子不言也可行而不
可言君子不言也今之所貢皆可言之事有可行之利
故不謀名位之相懸不虞樞機之見辱也望閣下留意
焉某自前歲策名起家作吏于成武無功無過偶歷一
考而國家長洲之命越江而來涖事亦未旬決亦嘗聚
簿書以閱之則見長洲之民著版圖分地利者止七八

其讀唐史見陸忠州之在相位也擯斥李吉甫不容於朝及贄有南宮之賦而吉甫方為刺史贄之門人故吏二皆居之洎到貶所而吉甫待之頗厚有庶寮見宰相禮又替皇公之秉鈞也排逐牛僧孺有循州之責及德裕南遷奇章公量移在汝贄皇路由此郡而僧孺接之情禮甚至為道南方風土之宜殊不以向之嫌隙為意賢哉二君子之用心也如是豈古之所謂以德怨者耶向與紫微郎並廷尉事二書漢閣下之過有尚於之命而親反

閣下相言誠以閣下通理是郡也則雖以為不能且夫以怨報怨皆私事也故雖雖此不報矣於閣下議刑公事也權軍同年也閣下豈以為怨乎雖之名位才業望忠州贄皇也遠矣而閣下讀書為文立身行事豈不知吉甫僧孺之為人乎望閣下觀古人之行效同年之契窮愁之中少傲氣缺則遷客之幸也頓首

千家歲出租錢餘一萬七千緡秋輸賦米復不下十萬碩重以鹽法通商又有加焉某以為賦之重出蘓臺五邑之右是閣下舊治之地不待一小吏言而後知也今又聞朝廷以浙江權酷于民不便比歲多犯禁者是用擇能臣以釐革之是行也閣下知天子不為利也為措刑而愛人也某竊聽輿言以為閣下將取一郡權酒之數分于編戶然後聽自釀而沽之諸是亦割赤子之肉飲俸民之腹也某實惑焉且錢氏據十三郡垂百餘年以琛賈為名而肆煩苛之政邀勤王之譽而殘民自奉者久矣屬中原多事稔小利而忘大義故弔伐之不行

也洎聖人有作錢氏不得已而納其土焉均定已來無名之租息比諸江北其弊猶多今若又以權酒之數益編之賦何異負重致遠者未有息肩之地而更加石焉何以堪之諒閣下必不爾為况閣下居士大夫之位讀古聖人之書赫乎大名輝映于朝右自當以興利除害為己任又非小吏之所及也然屋漏在上知之者在下閣下試思之使江東之地百萬以至於孫受閣下之賜者在此時矣某縣吏也舉字人之職以貢說是非得失固不能自知惟閣下寬而勿罪

與李宗諤書

前尚有馮仇書一首錄上方

日月商州副使王某謹遣家僕致書于學士足下日者
痛僕自京師來辱惠手翰敦勉過厚幸甚幸甚因竊自
念某寒士也足下相門也某在罪譴之中足下處嫌疑
之地不當如是之至也某自束髮以來與人遊且多矣
能不以炎涼為去就者雖貧賤之交固亦鮮得况貴胄
乎豈某之末學小道能動足下之心邪將足下之秉仁
執義不以某為累邪若兩不然者何其愛我之深也因
恃知己輒復云、惟足下始終留意焉某讀史見元和
中劉禹錫貶刺播州播州非人所處而夢得有母時柳
宗元同制貶柳州固欲以柳易播會宰臣裴度亦為啟

奏其事憲宗遂移善地書諸信史以為美談至今君子
伏裴柳之義而嘉章武之仁也區區之懷實望于此然
某待罪來思未及滿歲固宜慎言動而俟恩宥也今又
妄動者誠以家君五十有五齒髮甚衰生身以來未嘗
暫去鄉里頃年前某為長洲縣令侍親而行姑蘇名邦
號為繁富魚酒甚美俸祿甚優是時親年方踰耳順子
孫婦女聚在眼前尚念丘園忽、不樂况今年愈衰家
愈遠當非肉不飽之際旅食于商山中則其為情況不
待具言而可知也脫不幸疾恙則地無醫藥何以慰人
子之心乎又父母之情惜其幼子家弟少失母愛叙婚

甚晚前年某忝職閣下始能為娶一婦今年聞有孫矣而家尊未及見此所以當食興嘆永夕不寐悲咤而不能解者為是也前時家弟自荆南乞丐以來數日而去臨岐聚泣聞者淚下况昆仲三院妻女九人止者未祔葬生者待婚嫁散于彼者餬口于人繫于此者絕俸于官其為窮人亦無伍也某嘗自計之一歲則僕馬去矣再歲則囊索竭矣苟至是而量移其能行乎牽復果能起乎靜思熟慮未免一訴然前事是非不敢辯較直以窮苦聞于帝閣所望者移近鄉園少得俸入樂偏親聚窮族而已斯亦自便其事未知上果從乎訴而不得則

無所望也然而不訴則有所恨也今已歷懇拜章附遞入奏惟足下極力拯^振拔之某再拜

答黃宗旦書

二首

秀才足下走僕枉書惠顧遷客幸甚幸甚且觀來書之旨似求知于某者何其誤也又以某嘗位于朝與進士孫何丁謂交二子皆得高第謂某能知人矣復引人不^易知、人則哲之義非知言也夫知人之道惟帝時難敢輕議哉某向之知二子之文業文者知之非某持知之也是二子取高第者命也某何力之有焉今足下之文二子之文也天下將知之矣豈止某之一人哉必曰

立朝廷司文翰者能以心之公私輕重于後進間則非
某之所聞也杜紫微曰古之聖賢業大事鉅道行則不
肖惧道不行則不肖喜故有不公今進士者業微事細
如其成名不肖未有所喜惧何不公知足下誠能知求
名者文也成名者命也又何求乎某之知耶又何後乎
二子之名耶某白

同前

某白秀才黃生足下淳化初某自西掖貶官商洛生走
僕齋書且引孫何丁謂之事求知于我後一年某徵拜
右正言直昭文館改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充

學士留闕下者二年生未嘗及吾門洎某黜守滁上生
復辱書惠文以尋前好是生不以位之高下專以道求
於我也甚善甚善觀生之文辭理雅正讀之忘倦若與
胡舍人論春秋書述數千年事迹議數十家得失剖析
明白若抵諸掌雖古作者無以過此又顏子好學論援
經而證事義盡而語簡使薛邕生而自為之未必至是
生道日益而文日新也某前書所謂生之文二子之文
也天下人將知之不誣矣然而謀道者貴乎有益求知
者貴乎盡心生之于我也厚矣我之于生也其有隱乎
何者某讀生正漢臣策對一章文義誠為高古其間

責晁錯不言王道謂漢文幾于王矣以史傳較之責錯
太重褒文稍過耳語曰擬人必于其倫又曰人之有過
各于其黨觀過斯知人矣說者小人不能行君子之行
非小人之過也夫行王道者禹湯文武周公而已漢文
何主執言王道者孔子孟軻荀卿楊雄而已晁錯何人
也故于長稱學申商刑名峭直深刻者也是以晁錯之對
策不根古道直指時事而亦有譏焉其對國之大體引
五帝者蓋言漢文不能行帝道也對人情之終始引三
王者蓋言漢文不能行王道也對直言極諫引五伯者
蓋言漢文止正師納諫如五伯焉志在削諸侯尊天子

亦霸臣之傑者也又其殺身奉國有足多者于王道則
遠矣故曰責錯太重者為是也夫西漢諸帝孝文最賢
節儉愛人誠得之矣幾乎王道則恐未能孟子稱仁政
必自經界始而漢廢古井田用秦阡陌是本已去矣禹
會塗山玉帛萬方國一防風後至而殺之不赦周公于三
叔親可知也流言一作伐而滅之吳王稱疾不朝文帝
賜之几杖養成大惡流患于孫行王道者果若是乎至
于嬖鄧通為弄臣放賈生為王傅惑辛垣平之妖而黷
祀五帝怨馮唐之諫而獨曰亡間處邪失德盈繡不可
悉數故曰褒文稍過者為是也雖然生以大儒之行專

取王道亦無累于文也某以朋友切磋之道待生而有是說也生以為何如某頓首

答張知白書

某白校書先輩足下辱示籍田賦污樽銘律賦詩歌凡五章且以書先似有所質于僕者何過聽自損之若是耶豈所謂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者乎僕雖不敏得不為足下少陳梗概以叶大易同聲之義哉夫賦之作本乎詩者也自兩漢以來文士若相如楊雄班固輩皆為之蓋六義之一也洎隋唐始以科賦取進士而賦之名變而為律則與古戾矣然拘變聲病以難後學至使鴻藻

碩儒有不能下筆者雖壯夫不為亦仕進之羽翼不可無也銘之義本乎鐘鼎孔悝之家廟詳矣訶又禱詩之可倫故書曰詩言志歌永言又詩序云嗟嘆之不足則詠訶之此其始也吁哉後人流蕩忘返蓋其得也薦宗廟播管絃其失也語淫奔事詭恠而已凡是數者足下盡知之矣僕又申明之者欲足下深識之也僕嘗隸東觀直綸閣者數年矣天下舉公以文相售固亦衆焉如足下之文實亦鮮得况可畏之年日新之業僕安敢測其涯涘乎來書勤拳聊以此報某白

答鄭褒書

某白秀才鄭生足下前年八月僕自長洲令徵拜右正
言直史館既滿歲遷左司諫知制誥天下舉人日以文
奏吾門其中傑出群萃者得富春孫何濟陽丁謂而已
吾嘗以其文誇大于宰執公卿聞有業荒而行替者既
疾孫何丁謂之才又怨吾之無曲譽也聚而造謗焉以
吾平居議論嘗道浮圖之蠹人者乃殆為吾沙汰釋氏
疏盛于髡褐之徒又云孫何著論以無佛京城鉅僧側
目尤甚未幾吾坐事貶官商洛謗者得志喉如響而舌
益滑也及明年孫丁俱取高第又明年吾被召赴闕而
謗燄稍衰今春吾自西掖召拜翰林學士天子寵遇任

委過于往時而僧之不樂吾者復以前事啾吠吾以為
無能為也在內庭果百日而罷然遷秩臨民息也去近
侍治小郡罪也將理裝之官有進士林介者食於吾家
七年矣私謂吾曰今茲詔罷貢舉而足下出郡進士皆
欲疾走滁上以文求知吾謂介曰為吾謝諸公慎勿來
滁上吾不復議進士之臧否以賈謗矣今有攜文而來
者吾悉曰韓柳也贄賦而來者悉曰裴李也齋詩而來
者悉曰陳杜也復加禮焉謗則弭矣區區者皆是何其
韓柳裴李陳杜之多也吾且學聖人之道受明主之知
三掌制誥一入翰林以文章負天下之望何其多可易

與胸中混、乎無分別之若是耶不如絕之可也介亦以為然既登舟中夕思之心又甚悔夫士君子立身行道是、而非、造次顛沛不易其心今吾以一失職而不交賢士斯自棄也下車以來有進士皆接焉數日前得生書讀之因自賀曰向如前謀則失鄭矣洎與生語見生言訥而貌莊氣和而心謹吾益自喜于得生也退而閱其文句辭甚簡理甚正雖數千百言無一字冗長真得古人述作之旨耳會吾瘍生願領中心無謬未遑與生款生復攜書抵吾覽其言可謂直而不肆者也且出孫氏昆仲在陝郊時送生二序孫之為人剛果公正

未嘗輕許可人序生之文情至而義切非生不能致其然也是生之道與孫丁同而命未偶矣吾又欲生謁滁之僚屬生固拒吾曰某數千里來所求見者執事耳詣他人非本志也又問生之抵滁舟耶乘耶生曰徒步而至豈非不隕獲于貧賤者歟又非謀道不謀食者歟以生之文高行脩如此而患無所立吾不信矣生宜愛其生而有待也生之書首引孫丁之事故吾述其始末文不覺繁生持吾文而往道如孫丁者事之可也苟非其人_不不獨厚吾之謗又窒生之進也生志之七月三十日尚書工部郎中典滁陽郡王某頓首

答張扶書 二首

秀才張生足下僕之登第也與子之兄為同恩生故僕
兄事子之兄父事子之父子之于僕亦弟也子又攜文
致書問道于我雖他人宜有答也况子之于我哉然僕
頃嘗為長洲令因病起抄書得目疾不喜視書、不讀
數年矣雖強之少頃必息其目不數日不能竟一卷用
是見僕道益荒而志益衰也又四年之中再為謫吏頓
挫摧辱殆無生意以私家衣食之累未即引去黽勉于
簿書間以度朝夕尚有意講道而評文乎為子力讀十
數章茫然難得其句昧然難見其義可謂好大而不同

俗矣夫文傳道而明心也古聖人不得已而為之也且

人能一乎心志

至

乎道脩身則无咎事君則有立及其無

位也懼乎言之

所有不得明乎外道之所言不得傳其後

易民也于是乎有文為信哉不得已而

為之也既不得而為之又欲乎句之難道耶又欲乎義

之難曉耶必不然矣請以六經明之詩有三百篇皆儷

其句諧其音可以播管絃薦宗廟于之所熟也書者上

古之書二帝三王之世之文言古文者無出于此則曰

惠迪吉從逆凶又曰德日新萬邦維懷志自滿九族乃

離在禮儒行者夫子之文也則曰衣冠中動作慎大讓

如慢小讓如偽云、者在樂則曰鼓無當于五聲五聲

不得和水無當于五色五色不得不彰在春秋則全以屬辭比事為教不可備引焉在易則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夫豈句之難道耶夫豈義之難曉耶今為文而捨六經又何法焉若第取其書之所謂吊由靈易之所謂朋合簪者摸其語而謂之古亦文之弊也近世為古文之主者韓吏部而已吾觀吏部之文未始句之難道也未始義之難曉也其間稱樊宗師之文必出于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稱薛逢為文不以同俗為主然樊薛之文不行于世吏部之文與六籍共書盡此蓋吏部誨人不倦進二子以勸學者故吏

部曰吾不師今不師古不師難不師易不師少不師多惟師是尔今子之年少志專雅識古道又其文不皆經史音甚可嘉也姑能遠師六經近師吏部使句之易道義之易曉又輔之以學助之以氣吾將見子以文顯于時也某頓首

再答

秀才張生足下僕之前書欲生之文句甚易道義易曉遂引六經韓文以為證生繼為書啓謂楊雄以文比天地而下云、者甚乎哉子之薦于道而好于古者也僕為子條辨之庶知僕之用心也子之所謂楊雄以文比天

地不當使人易度易測者僕以為雄自大之辭也非格
言也不可取而為法矣夫天地易簡者也測天者知剛
健不息而行四時測地者知含弘光大而生萬物天地
畢矣何難測度哉若較其尋尺廣袤而後謂之盡則天
地一器也安得言其廣大乎且雄之太玄準易也易之
道聖人演之賢人注之列于六經懸為學科其義甚明
而可曉也雄之太玄既不用于當時又不行于後世謂
雄死已來世無文王周孔則信然矣謂雄之文過于伏
羲吾不信也僕謂雄之太玄乃空文尔今子欲舉進士
而以文比太玄僕未之聞也子又謂六經之文語難而

義奧者十二三易道易曉者十七八其艱奧者非故為
之語當然矣今子之文則不然凡三十篇語皆迂而艱
也義皆昧而奧也豈子之文也過于六籍耶若猶未也
子其擇焉子謂韓吏部曰僕之為文意中以為好者人
必以為惡焉或時應事作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即
以為好者此蓋唐初之文有六朝淫風有四子艷格至
貞元、和間吏部首唱古道入未之從故吏部意中自
是而人能是之者百不一二下筆自慙而人是之者十
有八九故吏部有是歎也今吏部自是者著之于集矣
自慙者棄之無遺矣僕獨意祭 裴少卿文在焉其略

云儋石之儲不供于私室方丈之食每盛于賓筵必此
吏部自慚而當時人好之者也今之世亦然也于著書
立言師吏部之集可矣應事作俗取祭裴文可矣何惑
焉又謂漢朝人莫不能文獨司馬相如楊雄劉向為之
最是謂功用深其文明遠者教子之文班固取之列于
漢書若相如上林賦論蜀封禪文劉向諫山陵楊雄議
邊事皆子之所見也曷嘗語艱而義奧乎謂功用深者
其理之當尔非語迂義暗而謂之功用也生其志之向
有江翊黃者自謂好古僕見其文義尚淺故答之曰脩
之不已則為聞人今子希慕高遠欲專以絕俗為主故

僕欲于之文句易道義易曉也孔子曰由也兼人故退
之求也不及故進之亦僕之志也某頓首

答晁禮丞書

禮丞晁君足下某始識足下時年未冠身未婚逮今四
十有四娶妻生子長子復納婦矣足下策名十八載官
未出奉常丞青衫白髮司關市之稅某擢第後足下一
年為尚書起曹郎典大邦被金紫其間又再為制誥舍
人一為翰林學士以某之所得較足下之所屈用時態
觀之某不為不多然道不行則一也某褊狃剛直為眾
所知雖強損之未能盡去夫今之領藩服當衝要者必

先豐厨傳以啗人口勤迎勞以悅人心無是二者雖龔
黃無善譽矣某皆不能也惟官謗是待又眼病虛花不
欲久視髭蒼髮白老相見逼終日閱繆因呵胥吏于刑
名錢穀重莊欺詐周用豈吾道之所欲也今得足下書暨東陽西楚文
賦二編覽之無斃乃知足下屈于官而大伸于道者也
某缺于道而微得于官者也江都彭門亭里連衰長淮
芳草與春色俱綠把袂未期秉筆無賴強食自愛以俟
大來不宣某再拜

上史館呂相公書

月日右正言直史館王某謹齋戒拜書有言于相公執

事某累日前以久不脩謁求見相府相公以某館中諸
生召坐與語某竊不自料遂以書日曆為請相公因及
史氏廢墜闕入編脩且曰國子博士李覺屢以脩撰干
時政事某雖對以梗槩曾未畢辭退食傍徨不自寧處
何哉古者守道不如守官故以旌招虞人而不進者不
見皮冠之故也某雖不才忝在史職至于記簡牘之事
定褒貶之文不為僭也李覺位列國庠當教胄子以詩
書禮樂講誨誘而已又安得授之史筆哉今館中之
士先進者有若金部員外郎安德裕左司諫兼直祕閣
宋泌皆砥礪名節老于文學俾之脩撰輿論歸焉其于

後進十數輩不敢自衛慮有朋黨之刺也在相公熟忝
之相公且曰史筆之難有三焉才也學也識也相公豈
以館閣諸生才學識見皆不及覺耶則捨此而取彼可
矣若猶未也相公又何如哉况朝行混襍也久矣惟
三館兩制非文士不居一旦又輕之蓋掃地笑心也相
公盡至公塞浮議莫若徧召史館與覺聚而庭試以考
之則是非較然矣若因而授之取笑千古之下則某恥
之相公亦恥之矧相公監脩國史得不留意乎干犯廊
廟伏俟譴責某惶懼頓首

答丁謂書

學士謂之足下闈者遞中書至且與詩俱書之所指皆
中吾病非謂之愛我不能至是之切也語曰丘也幸苟
有過人必知之傳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不遠復
無祇悔此皆古聖賢之旨吾將踐而行焉然書之所謂
為善無近名者公器不可多得云者吾亦有答焉
夫名之于人亟且大者也蓋脩之于身則為名節行之
于世則為名教名廢則教幾乎息矣且名惡可近耶惡
可得耶苟無其實雖欲近之遠矣雖欲得之失矣是以
仲尼脩春秋以名為主故曰求名而亡欲蓋而彰彼齊
豹者欲得不畏強禦之名而聖人不與三叛人者欲蓋

其惡名而聖人固書之甚哉仲尼之于名之急也今謂
之第一進士得一中允而欲與世浮沉自墮于名節竊
為謂之不取也又謂吾之去職由高允剛直者夫剛直
之名吾誠有之蓋嫉惡過當而賢不肖太分亦天性然
也而又齒少氣銳勇于立事今四十有三矣五年之中
再被斥棄頭白眼昏老態且具向之剛直不抑而自衰
矣孟子四十不動心養浩然之氣先師五十而讀易可
以無大過吾將從事于茲矣謂吾高允則無有也何哉
吾為主簿一年奔走事縣令為縣令三年奔走事郡守
郡守即此諫議成務也縣令即崔著作惟寧也今皆存

焉可問而後知也在三館兩制時倍吾年者皆父事之
長吾十年五年者皆兄事之如是而謂之高允使吾如
何哉是蓋以成敗為是非以炎涼為去就者說之云當
吾在內廷掌密命親我者不曰予高允剛直將不容于
朝矣又不當面折某人邪不當廷爭某事耶及吾退而
有是說非知我者也夫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桓魋其
如予何孟軻曰予之不過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
予不遇哉謂之又謂韓吏部不當責陽城不諫小事
不當與李紳爭臺恭以為不存遠大者吾曰退之皆是
也夫守道不如守官春秋之義今不仕則已仕則舉其

職而已矣舜作漆器諫者不止君豈有明於舜乎事豈
有小于漆器乎蓋塞其漸也退之為大京兆兼御史大
夫不臺叅蓋唐有制也故退之引桂管中丞得免臺叅
自解則曲在紳矣吾又見退之為袁州刺史故事觀察
使牒部刺史皆曰故牒時王弘中廉問江西以吏部鉅
賢特自損曰謹牒而退之致書懇請以為宜如舊制夫
如是退之可謂當官而行何強之有者也謂之其少詳
焉雖然謂之、親我昆弟不能及也吾敢不多謝而自
悔焉東閩風土與中土異善飯自愛是吾心也月日某
頓首

王黃州小畜集卷之十九

序

中書試詔臣僚和御製雪詩序

雍熙純號之四年冬十有二月寶圖大昌歲律將暮日
窮次而月窮紀方及送寒車同軌而書同文咸歸大化
五行以之順序六氣以之和平繁雲繫空密雪聽野至
誠攸感爰當大蜡之期上瑞斯呈何止小康之兆其始
也陰風浙瀝微霰悠颺散五穀之精華潤三農之畝畝
上林未暖而花發禁柳不春而絮飛星榆之葉下青冥
琪樹之蘂飄滄海點綴于五城雙闕飛翻于三市九衢

溟濛而遠蔽耕壇凌亂而光生御座天顏悅悅臨軒乍
滿于重瞳民心又安在野惟聞于鼓腹則有天祿石渠
之士鴻筆麗藻之臣覩是休祥聿陳謠詠風雅作矣見
王化之興隆物情誘之動詩人之藻思同稱聖感互達
天聰皇帝樂善忘疲誨人無倦詔令向所進者咸可屬
而和之損箠之韻相諧黼黻之華交映虞謠魯頌鏗鏘
俱合于聲詩王後盧前穎脫各呈于鋒銳賡既罷睿覽
尤嘉于是宸睵曲迴王言煥發示天心之善誘降御製
以作程稱賞良多激勸斯在遂使四方文士不敢言詩
五榜門生成思閣筆夫如是則周穆之詠黃竹祗因陰

沴而興漢祖之謠大風但以壯士而為念未若我六出
之瑞不愆伏于天時四始之興乃形容于盛德而又賜
以聖作耀乎人文足以播大宋之樂章躋攀三代表
聖人之能事糠粃百王且夫其言七同七星之垂象其
句八同八音之治世其韻四若四時之成功有以見睿
哲文思不徒然矣宜乎編群彥之什附一人之詩煥此
昌期傳為嘉集俾夫千古而下六義孔昭且知文物之
大興君臣之相合也不其盛哉臣稽古寡聞效官無績
堯庭擢第雖有玷于科名吳郡字人實久拋于筆硯序
茲盛事頗媿非才亦猶清廟有儀必覆之以茅屋錦袍

在御或尚之以聚衣幸獲紀于文明庶有光于賤吏臣
謹序

三諫書序

臣聞前事者後事之元龜也是以讀二帝之典則首曰
稽古帝堯又曰稽古帝舜以唐虞之聖尚考古道而行
况居三代之末乘百王之弊者乎臣遭遇聖朝叨竊名
器更直多暇閉門讀書見前代理亂之源覽昔賢諫諍
之語念空文之未泯痛直道之難行放逐以終而詞氣
不屈布在方策千古如生苟舉而行之則其道未墜因
採掇古人章疏可救今時弊病者凡三篇其一以搢紳

浮競風俗澆漓率多躁進之徒鮮聞萬行之士不移舊
轍漸紊彛倫臣故獻劉寔崇讓論其一以齊民頗耗像
教弥興蘭若過多緇徒孔熾蠹人害政莫甚于斯臣故
獻韓愈論佛骨表其三以選舉因循官常隳紊署置不
已俸祿難克但蠹疲民罕聞良吏臣故獻杜佑併省官
吏疏斯皆事可遵行言非迂濶亦欲使昔賢遺恨發自
微臣前代遺文興于聖主者也每篇之末臣別有起請
條目指陳時病稽合前文庶引古以證今必朝行而暮
復又自立問難綴于終篇斷在不疑以絕浮議待罪之
至引表具焉

東觀集序

士君子者道也行道者位也道與位并則敷而為業
舉陶益稷謨伊訓之類是也道高位下則垂之于文章
仲尼經籍荀孟楊雄之書之類是也洎三王道喪五伯
風行有位之人以強兵為事業在野之士以小辨為文
章雖兩漢過其餘波而六朝蕩其餘燼天未厭德付于
李唐然而三百年間聖賢相會事業之大者正觀開元之
章之盛者正元長慶而已咸通而下不足徵也企及三
代之惟聖朝我法天崇道皇帝之宅天下也守堯之仁
躬禹之勤奮成湯之武闡姬昌之文仁以布政故兆民

之心歸焉勤以開國故九土之貢入焉武以定亂故奸
雄跋扈弭焉文以化俗故詩書禮樂興焉是以儒教賢
臣出事業昭于上文章燦于下德生人而未有道與皇
而比崇天下文明我弗多讓矣然而漢文之代賈誼之
道不行元和之時李賀之才自天天弗與命位不稱才
豈曰無時亦將有數故著作郎直史館羅君之謂乎君
諱處約字思純其先京兆萬年人曾祖彖長安令彖弟
衮有文學大明歷事僖昭二帝入梁為諫議大夫有文
集行于代祖僅萬年令父濟皇朝太常處約九歲能賦
詩十三通經羨尤長于易故所為文必臻乎道二十六

郝前擢進士第解褐宿州臨渙簿再命蘇州吳縣宰得
大理評事雍熙中被召赴闕試文于相府制授大著作
直太史氏面賜銀章朱紱以榮之明年乘使車將帝命
按獄訟于江浙採風謠于湘潭舉善發姦不避權貴雖
被劾者側目而君子是之不幸以淳化元年十一月臥
疾終于家年三十三亦賈誼李賀之儔也友人翰林學
士尚書祠部郎中知制誥蘇易簡左司諫知制誥王某
以布素之分哭之慟收其遺文灑淚編次勒成十卷以
其終于史職目為東觀集總訶詩賦頌私試五題禱文
碑記書啟序引表狀祭文凡數百章十萬餘言其間有

東臯子楚義帝碑錄希夷子言書野史壁數篇極乎天
人之際者也味其文知其志矣噫國初已來才有餘而
位不至者若壽光李均襄陽觀風從事郭昱太常博士
董淳太子中允穎贄斯皆賚志沒地垂之空文異日國
家詔史臣脩文苑傳此數人者不可遺使處約之名與
之同列亦文無媿行又過之亦足彰好文之朝得賢之
盛也故并序其官氏拜章進御乞付三館亦所以備史
筆之闕文也

送寇密直西京遷葬序

皇上省徽號之明年春正月尚書郎直宥密上谷寇平

仲葬先正少卿于西雒君命也外姻同位飲而餞之咸以為哀榮之極矣初少卿之終也平仲尚幼葬是以緩洎平仲十九登進士第三遷得佐著作尹成安縣成安大名之屬邑大名少卿佐幕之地也親友間有以塋事為請者平仲曰未也于禮子為大夫父為士祭則大夫塋則士吾先人以懿文茂行中甲科遭時亂離終于下位今吾雖為王官尚未通籍苟贈典不及則吾先人陪臣矣若以士禮塋之吾弗忍也且非所以顯吾親而成吾孝耳議者聞之曰寇氏果有後于宋乎其志大也越明年遷殿中丞循恩例也時夏師未復兵食頗艱乃詔

平仲使西北邊歸上便宜因得召見試禦戎論稱上旨制授右正言分直東觀且以邦計之地吏緣為姦輟史筆之才試奏刀之利君子不噐斯之謂歎會詔下百官各言邊事平仲慷慨拜章極陳利病天子壯之不數日擢拜虞曹郎寘于密地尋以天官之職委焉出領銓衡入備顧問揚清激濁物論多之既而有司以平仲貴為侍臣當贈父母故少卿太君之命並行焉平仲于是卜地開阡擇日請告上許其奏贈禮有加翌日別堯階趨洛汭金印紫綬白馬素車且護先太君之神柩附焉禮也君子曰少卿之積善餘慶也既如彼平仲之遇主榮

親又如此詩云詔厥孫謀以燕翼于少卿有焉經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平仲有焉群公著位明弗克會堊盍各賦詩取白華之義謨孝子之潔白乎直鳳閣王某序以冠其首云

送張詠序

今之縣尹古之諸侯自秦郡天下小國皆化為縣縣有政聽郡條而後行縣有長官牧守而後動秩卑祿微弗足自庇故不暇使風俗之移易逮乎炎漢龍興始有重外之旨故命即官出宰百里之邑秩四百石尊其位重其祿蓋欲分君憂而求民瘼也由漢而下邑官益卑故

梁竦有徒勞之言淵明起折腰之歎儕胥伍吏區區于風塵間遂使抱王佐者恥而不居黷貨利者稔而自處苟縣政有缺率曰吾將罷茲邑而適他邑烏用革焉縣人有病亦曰吾將捨此民而蒞他民烏用易焉觀其視一邑之政臨一邑之民若行客之宅邸舍也待旦而去固無所惜焉風行雷同寢而成俗良由國家小親民之任輕字人之官之致也將拯其弊非聖人孰能制乎宋天王嗣位之五載親選貢士分甲乙科中甲科者通理郡事乙科者專任縣政尊以廷評之位重以使者之車縣政有關得以擅革縣人有害得以專易既革且易不

康何待詩所謂能官人者豈獨美于文王乎清河張詠
字復之本宅九河間少有奇節釣魚侍膳外讀書無虛
日秉筆為文落、有三代風今春舉進士一上中選將
我王命蒞乎崇陽分君之憂使帝心休、乎求民之瘼
使民心熙、乎江流之南郡大惟鄂、人得賢亦孔之
樂波映鸚洲煙藏鶴樓白雲芳艸思古悠、堂有鳴琴
以振穆若之風樽有醇醪足以養浩然之氣維江湯、
鑑其襟袖維山莪、媚其戶牖繪得魴鱸菓多橘柚吏
隱于茲足保無咎且優且游勿為江山羞復之勉旃云
尔

送鞠仲謀序

皇宋嗣位之五祀余始隨計吏職鞠生于場屋中是歲
余與生俱為御史所詘胥別輦下邈無音塵至八年春
余第中乙科生以家艱不預于選閱同年之籍不下二
百人無生之名為長太息矣洎余解褐掌簿書于成武
句縣即隋之戴州也庭有頑吏土無秀民或通刺而來
者皆腐儒也_而以是供吏職奉晨羞外經旬浹月未嘗與
人譟居_而目生_獨款扉而來余既喜且愧蓋喜生之命駕
而媿生之未祿也問其行則曰哀瘝之中不敢事筆硯
而事家產姑以卜塋為事耳曰某之祖考洎季父俱以

游官終于理所今悉扶獲而歸將祔于故里且出中諫
蘇公德祥餞行文序以示余夫蘓公天下之名士也非
生之博雅篤行又烏肯序以褒之且述生自申抵陝歷
河陽下洛都由浚郊而東至于高密迂行曲塗殆近萬
里事具蘓中諫序中非事父母能竭其力者孰能與于此乎余
因念家本寒素宅于澶淵梁季亂離舉族分散叔父沒
于兵而塋雷夏伯父沒于客而塋博關太夫人又旅塋
于濟當時未名以乞丐自給無立錫之地以息幼累况
殯禮乎今茲起家位下俸薄接晨炊之不及况塋域乎
一旦覩生之行事良可慟哭意堂有嚴君微得月俸以

奉甘旨則生之幸民也野有露骨無土地以厝窀穸則
生之罪人也誓將積餘俸市高原捧土起坟負骨歸以
繼生之行事則所願畢矣辱生之來起余以不匱之志
受惠多矣生之門地文學已備蘓公之筆故不書但感
慨而序云

送孫何序

天之文日月五星地之文百穀草木人之文六籍五常
捨是而稱文者吾未知其可也咸通以來斯文不競草
弊復古宜其有聞國家乘五代之末接千歲之統創業
守文垂三十載聖人之化成矣君子之儒興矣然而服

勤古道鑽仰經旨造次顛沛不違仁義拳然以立言
為己任蓋亦鮮矣富春孫生有是夫先是余自東觀移
直鳳閣同舍紫微即廣平宋公嘗謂余曰子知進士孫
何者耶今之擅場而獨步者也余因徵其文未獲會有
以生之編集惠余者凡數十篇皆師戴六經排斥百氏
落然真韓柳之徒也其間尊儒一篇指班固之失謂
儒家者流非出于司徒之職使孟堅復生亦當投杖而
拜曰吾過矣又徐偃王論明君之分室僭之前足使亂
臣賊子聞而知惧夫易之所患者辨之不早辨也斯可
謂見霜而知冰矣樹教立訓他皆類此且其數千萬言

未始以名第為意何其自待之多也余是以喜識其面
而願交其心者有日矣今年冬生再到闕不始過吾門博
吾新文且先將以書猶若尋常貢舉人恂然執先後
禮何其待我之薄也觀其氣和而在辭直而溫與夫向
之著述相為表裡則五事之言貌四教之文行生寔具
焉宜其在布衣為聞人登仕官為循吏立朝為正臣載
筆為良史司典謨脩顧問為一代之名儒過此則非吾
所知也豈止一名一第哉告歸許田序以為贈余非多
可而易與者也凡百君子宜賀聖朝得賢吾道之不墜
爾

送丁謂序

主上躬耕之歲僕始自長洲宰被召入見由大理評事
得右正言分直東觀既歲滿入西掖掌誥且二年矣由
是今之舉進士者以文相售歲不下數百人朝請之際
歷覽忘怠然有視其命題而罷者有讀數句而倦者有
終一篇而止者或詩可采其賦則無有也或賦可稱其
文則無有也能全之者百不四五况宗經樹教著書立
言之士乎去年得富春生孫何文數十篇格高意遠大
得六經指趣僕因聲于同列間或曰有遼陽丁謂者何
之同志也其文與何不相上下僕未之信也會有以生

之文示僕者視之則前言不誣矣是秋何來訪僕既與
之交又得生之履行甚熟且渴其惠傾于我也今春生
果來益以新文二編為書以投我其間有律詩今體賦
文非向所號進士者能及也其詩效杜子美深入其間
其文教章皆意不常而語不俗若雜于韓柳集中使能
文之士讀之不之辨也由是兩制間咸願識其面而交
其心矣翰林賈公尤加歎服是知道之尊人也豈位也
乎哉學之富人也豈賞也乎哉今之不勤于道不力于
學而望人之知者宜視丁氏子之道何如哉告歸許田
序以為贈

送王旦序

聖人籍千畝之歲元老膺三入之命王澤大賚而謨維
新有善必舉有惡必去乃放鄭侯侯以肅京轉有以見善
人為邦而不善者遠矣言念圃田擇賢而治用禦暴橫
是資循良先詔侍御史范陽盧公牧而撫之次命殿中
丞瑯琊王公通而理之皆能哲也王公即故夏官貳卿
之子也以雄文直氣揚其父風以儒學吏才張為國器
是行也所任雖小而所委重矣大西門秋風北關行色四
牡夙駕五馬迎郊朝僚知其得賢郡人歌其來暮右首
諫官王某蹟鄭民之旨為詩以送焉辭曰昔我鄭邦厥

守不良厥佐吐剛吾相疾之吾君竄之我民用康今我
鄭封其守惟公其佐惟通吾相僉之吾君命之我民其
豐榮澤之獸溱水之魚泳爾清流毓爾豐芻不弋不網
與民同蘓匪我聖君匪我相臣暴曷去兮賢曷舉兮草
我苦兮為樂兮

送戚維序

崇位厚祿人心弗欲者鮮矣然取之不以道者人不貴
焉是知學古入官沈于下僚者非君子之恥也鹽官戚
君始以儒雅受訓于庭復以文學策名于國終以廉平
莅事于官下筆到古人誦詩得聖理家門嘯、敦大易

之象親族熙、有遠古之風士流之家仰為模範用是而進雖位未崇祿未厚固不為恥耳自釋褐以來縻郡曹沈邑佐顛踵窮苦者二十年晨夕芳鮮曾未快志况温飮妻子乎去年忝常調選于天官始授郡主簿輦親挈妻子即譙毫使吏職外日得以俸給躬薦甘滑綵衣煌、色若自得古之稱孝子者始將無及今年秋國家以蜀之令長闕而未補用是有遂寧之命公不以遐適為念而以違養是患且曰退耕無田則伏臘寅酉其可虞乎進而取祿則温清喜懼得無思乎藩羊其羸進退安據復自念曰與其千里負來孰若五斗折腰者邪一

旦捧天書稟親旨拜手北堂膏車西下白華在詠心其搖、劔閣倚雲遥指天末名利之役其若是歎噫導一人之澤福百里之民亦足行乎道也食有道之祿及高堂之親亦足光乎孝也割慈去里無庸介懷矧皇朝平蜀已來宰邑相望于候館是以宗紫微由小著徃楊侍御自拾遺出是役也安知遂寧不為大來之朕乎行哉勉旃勿以銅墨為媿耳

送譚堯叟序

古君子之為學也不在乎祿位而在乎道義而已用之則從政而惠民捨之則脩身而垂教死而後已弗知其

他科試已來此道其替先文學而後政事故也然而文學本乎六經者其為政也必仁且義議理之有體也文學雜乎百氏者其為政也非貪則察涉道之未深也是以取士衆而得人鮮矣官謗多而政聲寢矣吾友殿丞譚公其近者歎讀堯舜周孔之書師軻雄韓柳之作故其脩身也譽聞于鄉里其從政也惠布于郡縣先是君解褐得廷尉評尹邵陽縣湘民受其賜再命得通判捷為郡蜀吏畏其能會天子欲廣視遠聽黜幽陟明詔廷臣之親信者採風謠于蜀部復命之日奏君為理最亦既受代丞相以名聞且將召對有日矣丁太夫人憂公

聞訃號絕見星而行泣血三年不交人事君子以為知禮服闋循常典除佐著作翌日有司舉舊事以言制授殿中丞旌善政也議者謂君必直東觀為史臣立一家之言垂千古之誠斯當仁矣而襄陽大郡通理歲滿執事者以君塞詔焉人以為滯才君以為得所蓋將塋父母植松楸焉畢婚嫁備榛栗焉然後邵陽捷為之化復行江漢惠加于俗政聞于朝則排金門上玉堂豈為晚也同雲四合臘雪將下醜酒叙別得無言乎

送牛冕序

今天下之士由科試入仕者以第進士為美名隸京官

者以游三館兩制為近職釐外務者以任刺史二千石
為親民語名郡者以丹陽為重地疇能兼之吾友隴西
牛君有是夫君嘗倅二郡牧一州所在稱理有龔黃之
政為又嘗佐秋官詳庶獄事無枉撓有于張之風焉游
館殿專筆削褒善貶惡有班馬之辭為好風什多吟詠
寒苦清麗有元白之思焉求外官能得大郡向所謂美
名近職親民重地者君兼而無媿矣君是行也工有垂
白之親下有趨庭之子家人嗃、而內熾兄弟怡、而
外和含飴弄孫盡高堂之樂腰金拖紫居百城之長為
儒之榮至矣為子之道光矣其當報我君而惠我民乎

勿使採詩者聽伐檀之刺也

送李巽序

古者設關所以禁來游為市所以通貨殖後世因而有
稅焉亦以資國用而佐地征也歷代使之未嘗或改舊
制皆委郡縣署胥徒以掌其務故侵漁自奉利入于下
割剝公行怨歸于上不有釐革孰為經久國初已來始
用儒臣以蒞之錫之皇華尊其任也委以利柄觀其器
也是以周行之士由此而進焉端拱元祀夏六月詔以
光祿寺丞李公督婺州關市之賦遵歷試也君建陽人
少以文章干祿江表神德平吳之六年皇上嗣統之三

載始隨計偕求試于太宗伯君尤善辭賦得貞元長慶
時風格如土鼓蜃樓數篇皆辭理精妙出人意表故秉
筆者許之僕時在場屋與之游者凡三年同登乙科交
分益至是以君之文行可得而熟矣宜乎立丹墀奮鴻
筆作邦家之秀為縉紳之光而適海隅釐冗務者何哉
蓋建谿婺女實隣境也君離邦去里自閩之蜀官歷再
命年將一紀堂有親老室有妻子是行也道未暢於國
孝可成于家也士君子聞而榮之噫行道之要利不如
義立事之幹義不如利昔君佐管城宰晉原撫民人親
稼穡非謂義乎今君奉朝何往而不濟上國殘暑江天

早秋涼風入懷舊物在目郡守迎勞鄉人詠譔徵四牡
以讌使臣唱白華而延孝子柅輶車於故里侍板輿于
任所有道之祿得以及親无外之時得以聚族綵衣奉
養何樂如之至止之日為我登八咏樓賦新什以寄遠
即嘉惠也懷安敗名樂不可極仲權其志之

諸朝賢寄題

洪州義門胡氏華林書齋序

吾讀西漢書見制誥詔書一下未始不以舉孝悌力田為急
且其風俗淳厚宗社長久矣今天子大孝如舜至仁如
堯恥言霸圖純用帝道然而乘五代之疵國化百年之
汙俗以謂非孝悌不足以敦本非旌表不足以勸民南

昌舊都胡氏大族一門守義四世不析乃降詔命旌其
閭里聲聞于天風化于下大哉聖人之于孝治若是之
極也自爾胡氏登進士第者二人授助教者一人今歲
壽寧節胡氏子有獻華封之祝者上益嘉之制授秘書
省校書郎面賜袍笏勞而遣焉且頒御書以光私第由
是有位于朝有名于時者校書皆刺謁之且盛言其別
業有華林山齋聚書萬卷大設厨廩以延生徒樹石林
泉豫章之甲願得詩什夸大其事自舊相司空而下作
者三十有幾人詮次官紀爛然成編再拜授予懇請為
序夫南陔白華古詩人之美孝子也有其義而亡其詞

仲尼存其篇于夏序其意東哲補其文况身被皇朝之
化目覩孝門之事有是歌咏播於聲詩而序引無聞文
士之闕也且使後之採詩義觀國風者將何取實焉時
淳化五年十月十五日序

周易彩戲圖序

先師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
為之猶賢乎已此言心無所據則淫慾生焉故雖博奕
可也自博而下戲之雅者自李邵彩選士子多為之復
有叅陰陽家流神仙之事為銷夜選仙圖者亦行於
世蓋為戲不同同歸於無益也戲而有益者其周易彩

戲圖之謂欤同州節度推官試大理評事岐君賁登進士第尚奇好古獨行寡合文學之外尤耽易象善戲善誘製為此圖取大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除乾六爻君為也人臣不敢為戲其餘每爻當棋子一路爻有吉凶子有賞罰遇謙、君子者終局有賞而無罰遇以訟受服者終局有罰而無賞周旋曲折至於大方此圖勢也以骰子二隻得陽九陰六之數者先之此局例也又以黃裳元吉人道之具美通之者不爭而勝矣上至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則羸輸未可知也得陽九之彩者勝焉故起于屯而終于坤也俾夫消息盈虛之道吉凶

悔吝之理談笑抵掌斯須不離易象不習而自精人心雖戲而無蕩大哉岐君之用心也可與投壺鄉射揭而並行比夫禱戲遠矣好事君子得不家藏而時習乎

王黃州小畜集卷之二十

序

詔臣僚和御製賞花詩序

臣聞周文靈沼詩人著魚躍之詞漢武橫汾史氏載鴈
 歸之什義存小雅語煥青編屬在昌朝繼茲盛事我法
 天崇道皇帝誕膺駿命光啟鴻基當千年下武之期為
 一代好文之主皇墳帝典窮步驟于宸機壁宿奎星煥
 文章于御筆然而動循禮法志尚勤憂來燕來宜式叶
 鳧鷖之咏弗洒弗掃恐招蟋蟀之訖于時淳化之年暮
 春之月莫莢初生于一葉牡丹乍折于千苞乃召侍臣

爰開曲讌入內園而洞啓望綺席以霞舒風遞鳴稍乍
見七香之輦波搖水殿齊瞻八彩之眉懽呼方倒于軒
墀侍從共登于欄檻親承睿旨競剪宮花露濕冠纓表
君恩于湛露香籠襟袂襟帝座之天香次臨積翠之池
咸舉不綱之釣忽宣奇韻俾賦新詩既奉詔以援毫各
爭妍而構思天顏咫尺強叩于蕪音聖語褒揚實同于
華袞俄頒御製復見宸蹤兼堯舜禹湯文武之才備鍾
王歐虞褚陸之體詠歌無斃傳翫為榮恍若夢中入閬
苑瑤池之景渾疑天上得金簡玉字之書既而尚輦更
衣保章告刻觀乳魚而罷釣自契深仁思中鵠以為娛

未忘習禮于是奏騶虞之節挽烏號之弓振、盤石之
子孫赴、登壇之將帥心平體正發金鏃以無虛目駭
神驚捧金壘而獻壽堯樽激灑舜樂鏘洋合經羨于五
紀自同旌誥誥逞雄心于一家堪誚前王不醉無歸盡歡
而罷越明日復出御製賞花之什十五章五章、八句
十章、四句首示輔臣次傳近侍位文含五緯韻叶八風
鏘乎治世之音大矣經天之作雅頌之道雖易俗而移
風元首之誥亦君倡而臣和讓章雖上宸旨弗移况兩
制三館之臣幸當文理美千載一時之盛寧寢頌聲各
進數章共成一集雖羣星向日更無嗟彼之光而眾草

偃風亦助穆如之勢其間有燃箕欲速既醉成篇或體律未諧或風騷無取上咸令甄錄曾不棄捐亦猶朝百谷于滄溟未嘗辭露會九江于雲夢足得包荒臣叙事非工言詞鮮妙五吏罵詔無王勃之雄才百僚和詩非太真之高等又在育才之地躬承善誘之思用紀文明輒為序引書之國史何慙天馬之歌垂作人文不媿景龍之集謹序

馮氏家集前序

仲尼以三百篇為六經之首以其本于人情而基于王化故也然而刪其義次其章繫乎國風雅頌而已不顯

乎人之氏族也洎卜商作序篇之首始或著焉若鴟鴞之什直云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作詩以遺之蕩之什又云召穆公傷周室大壞雲漢之什亦云仍叔美宣王之類是也其餘或稱國人怨而作是詩也或稱大夫刺某王某公也故詩人名氏闕也者多矣逮乎離騷則自云帝高陽之苗裔朕皇考曰伯庸後之人故知其屈平也且夫刪詩無聖人序詩無子夏採詩無古官則作詩者得不以家集自見乎蓋存其詩人可知矣察其人國可知矣詩之集也豈徒然哉亦國風雅頌之遺製耳馮氏家集者故江南常州觀察使始平

馮公之詩也公諱謚字某其先彭城人也唐末避地徙家壽春當李氏之建大號也公之長兄實某為國相公亦以文章器業歷踐清顯典掌誥命出入臺閣者十數年然以氣直道孤嘗被放棄進退以道識者是之周顯德中將平淮甸公以起部貳卿為東都副留守江南以揚州為東王師之傳維揚也公督勵士卒堅守不下竟以援兵不接城陷而來世宗一代真主素聞公名見而竒之曰忠于所事名節之士也擢拜太府卿畱闕下三載公朝請之暇與中朝卿大夫以詩酒自樂篇詠間發傳于人口今首台李僕射方掌內制與公卜鄰投分頗厚故集

中有贈李學士詩云鄰居纔十步交分已三年既而江南割地內附願比藩臣世宗許之因授公尚書刑部侍郎且令持節歸國南轅之日揆相賦詩一首書羅巾以贈之公答云羅巾揮逸翰送我出夷門保惜安懷袖流傳與子孫其與時賢相知也如此公既歸故園慨然有挂冠之意李氏待之益厚不得已復授中書侍郎歷吏部尚書遂有毘陵之拜以某年某月日終于位太祖年吳之歲金陵罹于兵火士流書史蓋煨燼矣諱公府者僅有存焉初公嘗以所業文集獻于本國至是亦入貢矣為下揆相賜得俄而公之諸子歸于朝廷首台猶為公詩集張本

翰林丞旨見公之子弟慨然有故人之念且徵其家集
馬對以兵戈之中喪失殆盡相國歎息久之念曰上嘗
以江表圖籍賜于近臣時太祖末某獲先君子詩一編
凡百餘章常耽味之混同已來俟得全集今盡亡矣子
孫何觀焉遂出而付之因得傳寫于昆仲間公之季子
太子中允伉字仲咸某之同年生也某去歲自西掖左
宦來商于仲咸方佐是郡居一日攜家集相示且具道
其始末焉某再拜而受之三復而閱之見其詞嚴而不
冶氣直而不訐意遠而不泥有諷諭有感傷有閑遠落
馬鑑、馬真一家之作也惜乎公之文不可得而見

矣公之詩幸可得而傳矣公之志從可得之而知矣匪
獨藏于家亦將行于世後之人有如乎季札者國風可
辨也有如韓宣子者周禮可見也豈徒錄遺文彰餘慶
而已哉翟公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李相之謂乎周太
史曰不在其身在其子孫者馮氏之謂乎盛乎哉公之
長子僕今泰州海陵令次子偁國子博士並文學策名
于江左次子儀岳州推官次子价渝州從事暨仲咸皆
登御前進士第與夫諸弟諸孫奉箕裘服名教誥、濟
馳驟于好文之代庸詎測其涯岨乎夫如是則公之
負偉才遇多難入為王官終于陪臣位雖至而道不行

矣天其或者貽于後嗣而行于聖朝邪君子是以知馮氏有後于宋矣某辱同年之顧覽文人之作敢序梗概少揚休美庶垂于不朽焉先是公之孫玄度自序先集附于篇末故某之所述特曰前序云時淳化三年正月五日序

皇華集序

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肆觀群后觀省風俗黜陟幽明而已後代沿革命使巡行兩漢已來其任尤重非稽古有識之士不得與焉皇上黜霸道立民極褒拔秀茂輯寧黎元以為四海之大蠻夷殊于華夏非號令則教不

被兆民之衆惇嫫困于豪右非詢問則情不達百吏之廣循良雜于苛暴非考覈則人不勸舉行幸之典慮供億之勞乃詔輔臣精擇邦彥按群國之政張朝廷之威召于延英授以密旨膺是命者凡若干人濟陽丁君實使闡越君始以文學高第進復以政事課最聞朝僉曰然帝命惟允君之出也名賢惜其去天子重其任惜其去者以為書典謨脩顧問惟君稱其職矣重其任者以為八州之政萬里之俗非君孰可使矣于是黃樞密勿之臣青宮調護之客兩制三館造士名僧咸賦詩以送總若干首今春赴朝集之期奏風謠之事虛懷見納前

席移時黜者無怨言陞者無異議盡以民瘼達于帝聰
上心豁如咸可其奏重慰遠俗勞而遣之都門祖行即
席探韻又得若干首合為一集播于四方道出維揚以
序為請敢徵古義命曰皇華年月日序

商於驛記後序

有唐都長安三百年商於為近輔地望雄劇亞於同華
其擇用郡守皆尚書名郎暨諸寺少列入拜中丞諫議
者姓、有之自大厯貞元之後王室微弱李希烈陷大
梁李錡繼叛由是汴路或不通焉吳越江淮荆湘廣交
郡吏上計皇華宣風幢、往來皆出是郡蓋半天下矣

故郵傳之盛甲于他州會昌中刺史呂公領是郡新是
驛請翰林承旨戶部侍郎韋琮文其記太子賓客柳公
權書其石祕書郎李商隱篆其額皆一時之名士也觀
其文不獨記斯驛之盛大率頌呂公之政耳自唐風不
競弔入于梁長安廢為列藩商于化為小郡輶車罕至
傳舍孔卑古驛無餘遺文空在運歷五代時踰百稔痛
乎呂公之政事三賢之文翰世莫得而聞也皇宗淳化
三年詔太子中允始平馮公知斯郡才大務簡居多閑
暇一日讀商於驛記見數字利缺慨然歎之且慮碎于
樵牧之手亟命移徙立於便廳四賢之風想象在目俾

夫後之好事者模印傳寫無翼而飛自馮公始也馮公名伉字仲咸嘗策名于江左歸朝由同州戶曹掾舉進士得御前第某之同年也武序始末題于石陰呂公記不書名蓋貴之也又惜其今之人弗遂知吳地僻無書未獲討閱俟學唐史者補其闕文某年十月日序

左街僧錄通惠大師文集序

釋子謂佛書為內典謂儒書為外學工詩則衆工文則鮮并是四者其惟大師大師世姓高氏法名贊寧其先渤海人隋末徙于吳興郡之德清縣祖瑄考審皆隱德不仕母周氏以唐天祐十六年歲在己卯某月某日生

大師于金鷄山別墅時梁貞明七年也武肅王錢某專制江浙後唐天成中出家清泰初入天台山受具足戒習四分律通南山律長興三年武肅薨文穆王諱嗣位大師聲望日隆文學益茂時錢氏公族有若忠懿王諱某宣德節度使奉國節度使億越州刺史儀金州觀察使儼故工部侍郎昱與大師以文義切磋時浙中士大夫有若衛尉卿崔仁冀工部侍郎慎知禮內侍致仕楊惲與大師以詩什唱和又得文格于光文大師彙征授詩訣于前進士龔霖由是大為流輩所服時錢塘名僧有若契凝者通名數一支謂之論虎常從義者文章俊捷

謂之文虎多毘尼著述謂之律席故時稱四席焉署本
國監壇又為兩浙僧統歷數十年像法脩明緇徒整戢
太平興國三年忠懿王攜版圖歸國大師奉真身舍利
塔入朝太宗數聞其名召對滋福殿延問弥日別賜紫
方袍尋改師號曰通惠故相盧朱崖深加禮重恭知政
事李穆儒學之外善談名理事大師尤為恭謹八年詔
脩大宋高僧傳聽歸杭州舊寺成三十卷進御之日璽
書褒美居無何徵歸京師住天壽寺恭知政事蘇易簡
奉詔撰三教聖賢事迹奏大師與
太一宮道士
韓德純分領其事大師著就鷲嶺聖賢錄又集聖賢事迹

凡一百卷制署左街講經首座至道元年知西京教門
事今上咸平元年詔充右街僧錄先是故相文貞公懸
車之明年七十^有一思繼白少傳九老之會得舊相吏
部尚書宋琪年七十九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五
郢州刺史判金吾街仗事魏丕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
仕李運年八十水部郎中直秘閣朱昂年七十一廬州
節度副使武允成年七十九太子中允致仕張好問年
八十五大師時年七十八凡九人為文貞公將讌于家
園形于繪事以聲詩流詠播于無窮會蜀寇作亂朝廷
出師不果而罷今九老之中李宋楊魏張已先逝矣大

師年八十二視聽不衰于本國歷武肅文穆廢王忠懿
凡四世于朝歷梁兩帝後唐莊宗應順清泰晉高祖少
帝漢高帝神隱帝周太祖世宗梁王我太祖英武聖文神
德皇帝我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通今上凡十五朝
而能受洪範嚮用之福處浮圖具瞻之地豈所謂必得
其壽必得其名者乎大師以述作頗多叙引未立猥蒙
見託不克固辭總其篇題具如別錄凡內典集一百五
十二卷外學集四十九卷覽其文知其道矣因徵其世
家行事備而書之使後之傳高僧銘塔廟者于茲取信
云

送鄭褒序

閩之鄭生成之舉進士來輦下會詔罷去枉趾滁上是
歲日官置曆閏在孟秋暑之煩酷于前一日為甚某性
不能耐熱每見生不表絺綌而出且慮生怒某之失禮
生退而則臥涼軒更僕交扇而流汗不減因留生俟秋
而行生曰褒有母且老向之去數千里別數百日者欲
干名而顯親故雖遠且久若褒之在母左右也今詔已
下將及閩及閩則鄉人必以告句吾母必笑程數日以
待褒也後一日即貽母之憂用是不敢聞命矣某曰生
其純孝乎昔穎考叔以饋羹之意感鄭莊公丘明美之

其無怙恃不足以應生教為生泣而賦詩亦足以警世之為人子者

孟水部詩集序

余總角之歲就學于鄉先生授經之外日諷律詩一章其中有絕句云那堪雨後更聞蟬信絕重湖路七千憶昔故園楊柳岸全家送上渡頭船余未知為誰氏之詩矣及讀聞此句大播人口詢于時輩則曰江南孟水部詩也游宦以來求其全集卒不可得咸平己亥歲余自西掖出領齊安未幾詔除太子中舍孟唐為黃司馬訪其氏族即水部之子也因捧其家集且請為序水部諱

賓于字某生于連州其先太原人故其詩云吾祖并州隔萬山吾家多難謫柳連幼擅詩名吟詠忘倦後唐長興未渡江赴舉岐帥李泰王曦館于門下晋相和魯公凝禮部王尚書易簡翰林承旨李學士慎儀刑部李侍郎詳咸推薦之由是詩名藉甚游舉場十年故有十載戀明主之什凡八章五上登第故詩云兩京遊寺曾題榜五舉逢知始看花晋天福甲辰歲禮部符侍郎蒙門人也尋以拜慶就養歸于長沙嘗馬氏專據湖湘大開幕府遂以賓席縻之俄出為永州軍事判官歷陽山縣令漢乾祐末馬希廣兄弟閱墻尋戈不已江南李氏命

邊鎬為將以兵陷湖南盡俘馬氏之族于建康水部遇
亂無依攜光啟縣年印歸于金陵李氏方僭稱唐得之
甚喜故有水曹朱紱緩之命頃之辭歸玉筍山詩着道士衣
吉州高史君奏為郡倅不得已用冠褐就職旋歸舊隱
是時江左士大夫若昌黎韓熙載東海徐鉉甚重之會
高越以江南命使廻嶺表訪其所居同舟而出強起為
豐城令既而引出去嬉遊吟嘯者二十年老求致仕得本
曹郎中分司南都服章金紫江南以洪州為南都太祖平吳以老
病不任朝謁聽還故里後以令終有金鼈集者應舉時
詩也相東集者馬氏幕府詩也金陵集者李氏詩也玉

筍集者吉州詩也劍池集者豐城詩也總五百五首今
合為一集以官為名蓋古之詩人多求水部何遜張籍
是也唐之詩流多出孟氏浩然東野是也况姓氏官紀
萃於一家又其沒後二十餘年得余為序足以振令名
而雪遺恨也至于雅澹之體謔策之句知詩者開卷可
見矣此不復云

送薛昭序

今上即位之五年庚辰歲僕始隨計吏來舉場中聞用
晦名籍甚有司考藝俱登甲科覆試殿廷不中上旨雖
命未遇而交愈親矣故僕送用晦下第詩有明年同醉

杏園春之句擢第之日卒如斯言補吏以來于今八載
洎僕歷東觀踐西垣遷諫官掌書命殆三年矣而用晦
尚以光祿丞領維揚關市之賦青衫瘦馬受代而來囊
括其文未始銜露何其待之多也先是用晦之在淮海
也雖屈其才亦幹厥事故司漕運按風俗者奏課以聞
至是或謂用晦曰可移文相府請躋前勞則增秩之命
可得矣用晦聞而拒之曰非知言也吾學古聖賢之道
以取祿位不幸而司菴庫又烏以羨財而為功名乎如
有用我者則闕譏而不征矣豈終為俗吏耶士君子聞
而壯之內翰武功蘓君即薛氏之出也視用晦為外凡

敦勉誘激俾獻文以自試不得已而從之始以所業四
十編拜章進御天子嘉之試于鳳閣文不加點數刻而
成燦乎千言聳動臺閣翌日循近制改著作郎佐延英
中謝上又譽之未幾有建陽通理之命是行也位雖未
克而名已大矣思雖未渥而知則深矣詎非歷試之漸
大來之階乎且將慰茲母省元昆浮舟東下吟嘯山水
閩之才子得以師其道閩文之遠俗得以觀其政又何
窮達先後之足云乎于是兩制三館之士為歌詩以餞
行且命不才序冠其首

送上官知十序

古者大夫三月而葬戰國已來禮文殘缺葬祔之制動或踰年筮仕者復貪功名好率曰忠臣不得為孝子甚無謂也故吏部著式祖考未葬者不與調選亦救弊之一端耳今聖人以禮示萬方以孝治百姓陳力就列上得忠于國生事死葬下得孝于家臣子之道煥乎有光中吳通理奉常丞上官公起家倅于洋再命莅于蘓丁先明府憂喪問既至奪情詔來銜哀在公綽有勤政越明年國家展園丘之禮灑漏泉之澤幽明存沒靡不需泆贈先明府太子洗馬亦既受代飛章帝閭請改葬于高密詔許之先明府為宰字之官有循良之譽貞遯田里

鄉人法之又見其子擢進士第歷廷尉評遷大匠丞登朝為贊善大夫令終之日鐘是賁飭非積善有後疇能與于此乎是行也郡縣郊迎父老改觀禘朱紱具纁裳號寗窆之前火絲綸之命外姻同位得毋羨與蘓臺郡守士庶榮而餞之長洲王某屬邑也序以誌云

送廖友序

澤被天下者天下人戴之為帝王化行一國者一國人乃望之如父母故五等諸侯南面而治皆人君也但隆殺有異耳仲尼不恥中都之小者行乎道也宓子賤巫馬期盡心殫力一邑者為乎人也豈以位之高下為意

乎今之宰邑者異乎是哉不顧己之道不恤民之病率
曰吾恥折腰也歎徒勞也曾不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况百里乎彼百里之民尊其宰而望其惠矣苟施澤于
下盡禮于上固邑宰之職然也矧未能愛下而欲慢上
耶是則天子利及百姓教流萬國不當父天母地循圜
丘方澤之禮矣所以然者不自大而示有所尊也况民
下哉宰邑者其志之鉅鹿古之名郡也今之邊邑也我
車未息民賦且繁慘舒之權雖制于郡國字育之道亦
繫于令長廖君由文學之科授政事之要是行也當行
道而惠人矣肯以下僚為念哉

送李麤學士序

唐韋處厚由考功員外郎出刺盛山為詩十二章當時
名士自元白而下皆和之韓文公為之序以為考功顯
曹盛山僻郡非處厚道勝自遣不能樂于詩什流播編
簡以為美談司封李學士常以文行策名江左上即位
之二祀鏢廳舉進士甲科其館殿十餘年其間司外計
典大郡亦榮矣又以名曹史職出佐廬江而怡然自得
何道之勝若是耶將見乎吟咏江山傳聞輦轂俾朝之
名士若元白者屬和成集其希韓者也願為序以繼其
美告行有期聊以為送

送柳宜通判全州序

河東柳無疑江左之聞人也。在羅國時，褐衣上疏言時政得失，李國主器之累，遷監察御史，多所彈射，不避權貴。故秉政者尤忌之。繼出為縣宰，所在有理聲。皇家平吳之明年，隨偽官得雷澤令雷澤僕之故里也。始與之交，逮今幾十五載。逮尹三邑，州縣之戢困于徒勞，居低摧窮辱之中，有死喪疾病之事，旅鬻生雪，朱衣有塵，知其氣業者共惜之。淳化元祀，始以任城宰來抵闕，下攜文三十卷，叩闈上書，且請以文華自試。天子壯之下章丞相府，翌日召試，且舉。漢時以粟為賞，罰事使析而論

之無疑，援引剖判，燦然成文。吾君吾相皆以為識理體而合經義也。故改官芸閣，通倅湘源，其官尚卑，其郡亦小。然由文藝而取，故有識者榮之，與夫諂權媚勢，奴顏婢色，因採風謠，司漕運者言而得之者，遠矣。于是沿汴達淮，浮江湖入湘潭，是時也可以吏隱，未可以行道。况江山猿鳥，雲泉竹樹，為天下甲民，訟甚簡，兵賦甚鮮，固可卧而理也。姑能致身于不才之間，放意于無何之城，則又不知縣令為著作，耶？著作為縣令，耶？或故國動黎離之情，傷遠行有于役之念，歎下位起山苗之刺，則于道遠矣。于生勞矣，勉哉無疑，善飯自愛。

送翟驥序

士君子謂不由進士第者為終身之恥貴而不歸者有錦衣夜行之刺祿不及親者立不仕之戒兼此三者士龍是行之謂欵士龍嘗策名江表有年矣皇朝平吳之明年始歸于我兵革之後旅食于京師懸于養親不暇擇祿因隨偽官署一簿于雷夏考滿改一尉于彭城折腰作吏六七年矣混無名之徒食有道之祿士龍恥之八年復舉進士科中第遷從事于廣陵廣陵即其里也故廬半空喬木斯拱物華人事依然舊情飄彩衣奉版輿而東下昆弟妻子羅列目前手調尊鱸躬掃墳

墓孝子之願畢矣噫大丈夫得其時而行其道者必能師表一世利澤百姓匪獨善人之謂也然立大功居顯位必由乎命士龍豈無志乎始見其策美名歸故里侍偏親亦旅人之一亨也行乎哉士龍宜自愛

送徐孟宗序

余去年出內庭臨滁上境與合肥接聞其郡大獄煩號為難治而使車游客往道從事徐孟宗者能欣助長吏咸得其中未幾以書遺我見其文好奇而尚氣者今年果被召赴闕路出吾郡與之言又見其孜孜不忘于仁義也宜乎慕孟軻而名焉且從余乞言因書以為送

送江翊黃序

僕直翰林時進士錢易數以文相售其中往有贈江翊黃詩恠其名異于常所謂進士者今京西轉運太常姚丞鉉赴職時來與余別盛言生之才用是於生之名甚熟不知果如何人也夏六月自內庭謫官滁上下車數日生縫掖而見觀其風骨秀朗言論和雅則錢之文姚之薦斯得之矣又繼之以文好古近道趨向不俗脩之不已可為聞人况一第哉遽來告行書此以送

王黃州小畜集卷之二十一

表

為宰臣上尊號表

內外文武臣寮具官趙某等言今月二十一日共干天聽別上尊名奉宸翰以未俞慮精誠而不至戴天就日猶懸億兆之心伏閣叩閣寧避再三之黷謝中臣等聞運行四時者惟天之日照臨萬國者惟日之明天不宰其玄功而有蒼昊之號日不耀于陽德而有畏愛之名是以居廣大而罔辭處貞明而弗讓蓋功德著乎上而名號隨于下矣前王後聖茂實英聲取譬于茲其則不遠伏

惟皇帝陛下繼天而王如日之升靜則垂堯舜之衣裳
動則仗武湯之旄鉞明堂制禮走玉帛于萬方宣室崇
儒煥文章于三代候氣而八風從律陳詩而萬物由庚
既理定以功成尚宵衣而旰食早以兆民愛戴群后推
崇率由舊章共上徽號陛下讓不得已俯而從之——雖
百姓同懽方諧彼美而一人善下終恐近名昨者法天
道以流謙敷王言而如綽謂大道不器何假先天之言
謂聖人無名豈須惟睿之說盡除尊號頗駭群情臣等
奉詔靡遑再章請復陛下過防滿假終未允俞守謙卦
之六爻動而無悔去湯書之七號卑不可踰遂使中外

包羞軍民沮色既難移于成命乃別獻于嘉猷共傾天
誘之爰用紀日新之德著龜叶吉蠻貊同文咸願聽卑
以期得請陛下特返鳳藻猶避鴻名固愈振于謙光奈
重違于人欲而况皇王顯號今古彛章上則尊列聖之
貽謀光輝七廟下則稱庶邦之係望威服八荒凡在含
生共觀休烈豈可執勞謙之小節廢立極之大名居軒
昊之至尊慕巢由之獨行此臣等之所未諭也陛下之
所不取也臣等不勝大願敢固請上尊號曰法天崇道
文武皇帝庶得將順謙冲之日惟新徽懿之名免使聖
朝有茲闕典跼天躋地罔敢自安碎首糜軀期于必遂

臣等無任區、懇迫之至

為宰臣謝御書錢樣表

臣等伏蒙聖慈賜御書三體字樣錢各一貫文者五銖新樣貨泉將布于人間三體成文筆札互彰于天縱出爐冶而首蒙頒賜望冕旒而共積兢榮伏惟尊號皇帝陛下道極至玄學探衆妙宸居多暇書九府之錢刀御筆擣華奪三辰之文彩畫真草隸行之法在方圓肉好之中通流將遍於溥天固殊當百錫賚先沾于近位其數且千臣等傳翫為榮收藏至寶荷天光而悚惕對聖作以兢慚臣無任

謝賜御製逍遙詠祕藏詮表

臣等言伏蒙聖慈賜臣等御製祕藏詮逍遙詠共四十一卷者伏以竺乾之教所以祛色相而示真如老氏之書所以去滋章而務清淨大不過四句偈多不出五千言始則殊途而同歸終則枝分而派別洎乎演三乘於貝葉文字漸多編三洞于瑤函筌蹄踰遠縱人十而已百奈暮四以朝三自非上聖之才孰立不刊之典發揮教法允屬文明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思妙玄沙心遊赤水因民設教與天比崇知幾其神建皇王之有極恭默思道念釋老之多岐于是詮註微言詠誦至道撮其樞

要闢戶牖於法門奉其菁英芟蕭稂於玄圃示萬機之多暇表三教之精通是可以指迷悞于群生扇穆清於四海豈比夫劉莊蕭衍但多佞佛之心漢武秦皇空作鬼神而爭奧傳于不朽垂之無窮臣等謬列詞臣躬承聖教被堯天之雲霧已覺濡身聽舜殿之絃歌共知忘味謹當披持讀誦抃舞懽呼少遵善誘之心庶助無為之化臣無任

為宰臣謝賜御製訶詩表

臣等伏蒙聖慈宣賜喜雨訶詩共三首者天時早曠

聖慮焦勞玄穹忽降于霧霏睿藻遂形于歌詠首蒙宣示共極懽榮伏惟尊號皇帝陛下軫念三農精心六義自春徂夏稍致愆陽以日繫時不忘善禱詔近臣而遍走群望御便殿而親錄繆因聖感玄通天心昭吞潛驅屏翳舒張東岱之雲暗使豐隆擣擊南山之鼓連宵泛灑率土昭蘇早稼勃興豐年可望緣聖情而有作奮鄙筆以成篇帝庸作歌高視康哉之詠上以風化遠追皇矣之詩燦然三章誕敷四海深形教誨特有宣傳台衡宸扆之銘彼何膚淺白雪陽春之句空銜清新臣等救旱功微賡歌調下鏤于肌骨敢忘作誠之詞播在管絃

願導移風之德，臣無任

為宰臣謝新雕三史表

臣某等言伏蒙聖慈賜臣等新印本三史書各一部者
伏以先帝好文校讐三史諸儒會議繇歷兩朝模印方
行頒宣首及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心存稽古志在奉
先念五帝三王之書具存道德思列國兩漢之事可鑒
興亡觀真本之初成先近臣而受賜欲俾群觀理亂起
發昏蒙臣等素匪知書仰承善誘敢不服勤舊史少副
聖懷庶竊慕于格言或有裨於大政臣等無任感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賜御草書詩表

臣某言今月五日伏蒙聖慈賜臣紅綾上御草書趙嘏
南亭絕句詩一首絳綃半幅霞舒舞鵲之紋宸翰三行
雲逸迴鸞之勢天恩曲被凡目榮觀佩服戰兢神魂飛
越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書窮八法學洞九流英斷睿
謨運玄功而多暇飛文染翰縱草聖以為娛閑裁浙水
之綾爰馮渭南之句宮中刀尺剪雲霧于赤城筆下風
雷走龍蛇于碧落遍令中使宣賜近臣豈期瑣材亦預
宸眷捧持失次傳翫增輝忻千載之遭逢極一時之榮
遇讀盡二十八字列宿韜光宣來三十六宮天香尚在

豈止藏于篋笥亦將傳付子孫堪笑二王非墨妙筆精
之作如逢伯禹得金簡玉宇之書感恩空收于涕洟受
賜更銘于肌骨臣無任戴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御製重午詩表

臣某等言伏蒙聖慈宣賜御製七言四韵重午詩一首
者天有四時成聖功也八節所以宣其氣詩有六義繫
王化也二南所以變其風至若運陰陽亭毒之功達雅
頌盛衰之理不失其正斯惟聖人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
下運應一千啓昇平之嘉會節當重午樂長養之玄功
形于詠歌播作詩什特令中使宣示詢臣降鳳閣以光

輝播魚須而抃舞仰窺首句如當帝舜之薰風載味卒
章仍念屈原之貞魄教化以被忠邪以分又何止述浴
蘭懸艾之文逞白雪陽春之句而已中臣等職叨掌誥
才謝言詩獻尚書而諷諫無聞徒經嘉節學離騷而深深
罕究但拜宸章願揚治世之音永作傳家之寶無任
戴天荷聖懽呼抃蹈之至

陳情表

臣某言臣聞改過自新人臣之晚節棄瑕責效王者之
舊章中謝伏念臣近自冗員再叨諫署秋蘭解佩重呼澤
畔之魂紅藥裁詩不望禁中之樹固當老于小諫日赴

常恭其如親寄解梁身趨魏闕四海無立錐之地一家
有懸磬之憂以至僕馬龍鍾雜于工祝弟兄分散迫于
飢寒若非內受職名賜之實俸外求差使以救食貧則
曷以養高堂垂白之親備上國燃釜之費望雲就日非
無戀闕之心玉粒桂薪未有住京之計伏望尊號皇帝
陛下念臣過而能改進不因人或西垣再命于演綸或
東魯且令于承乏唯中外之二任繫君親之一言干冒
宸嚴臣無任僭越兢憂悃悞待罪之至

謝免和御製元日除夜詩表

臣等言伏蒙聖慈特降御製元日除夜詩四首仍令和

來臣等尋時連狀謝罪乞免和今月七日伏奉恩旨特
賜俞允者聖文絕唱天道聽卑雖違善誘之心幸獲知
難之請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五行為質六義游心樂天
地之玄功奮皇王之睿藻筆無停綴夜乃未央煥乎四
章降于三館耀日月星辰之彩發金石絲竹之音思入
杳冥乾坤無以逃其數辭包造化鬼神不能隱乎情其
元日之句也藻繪王春悅萬物之資始其除夜之句也
發揮天吏述四序之成功固宜隨歷數而頌于華夷與
法令而懸於象魏俾夫薰絃播奏散為化下之風蒼玉
雕鐫祕作升中之典至若周滿黃竹之詠漢高大風之

歌唐太宗守歲之詩陳叔寔初年之作羨皆無取事不足徵又若除夜藏鈞正朝放雀真為兒戲豈近皇猷遍數前王實多慚德臣等文館待罪朝行具負幸觀四始之根源徒荷千年之際遇然而對燭龍之銜耀難炫螢光當鳳彩之來儀須藏雉尾共思閣筆同樹降旗方傾寤感之誠果降矜容之命豐隆門下免為聚響之蚊莊叟山中甘作不鳴之雁臣等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賀正表

臣某言伏以元正首祚景福惟新數莫莢于堯階初生

一葉獻椒花于漢殿齊列千官式彰負宸之尊大祝如山之壽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業隆三代道冠百王和玉燭以授時玄功克振著金鈴而徇路春令夏行當三元資始之期見萬國會同之盛方物充庭而磨至上公獻壽以龜趨日照冕旒覩垂衣之肅穆風和象魏陳懸法之威儀詎遺率土之濱同樂履端之候膺乾納祐與天齊休臣濫奉朝恩叨權部印思預華封之祝方遠彤庭新頒義氏之書空驚素髮但荷發生之德莫酬煦育之私臣無任祝聖戴天抃蹈懽呼之至

謝曆日表

臣某言今月四日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伏蒙聖慈賜
臣至道二年新曆日一道者王春肇啟日官爰舉于舊
章帝命選宣守土各頒于新曆臣_中謝臣聞天道無私
所以運行寒暑聖人有作所以恭授民時_常率土之
濱共樂同文之化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五行為質萬國
咸寧星辰即序于堯天風雨弗迷于舜麓御明堂之一
十二位克正陰陽運璿璣而三百六旬無差晷刻煥乎
正朔被于華夷臣謬典魚符欣開鳳曆以時以日敢忘
匪懈之心卜世卜年更仰無疆之祚_福伏限郡政不獲奔
詣闕庭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進端拱箴表

臣聞_其言臣聞宣尼立教陳五諫以訓民天子設官命七
人而庭諍欲嘉言之罔伏致盛德之日新_中謝伏惟尊號
皇帝陛下志在任賢動_{必勤}必師古大開言路精擇諫臣改
拾遺補闕之名設司諫正言之位必須端士方稱美官
臣且何人亦當此任三月中伏奉明詔用訓庶僚于中
兩省之班行有異百官之督責必容蹇諤無取因循是
時臣方議迎親已諧告假陛下矜其貧乏錫以緡錢思
麻曲被于一家用度有克于千里况臣曾為縣令每督
民租為尺布斗粟之逋行減耳鞭刑之法因知府庫皆

出生靈空有淚以感恩慙無功而受賜洎再趨象魏時
見冕旒猥塵書殿之資久蠹太官之膳曾無績效空玷
清華且官在諫垣未嘗有一言裨補職當史筆未嘗有
一字刊脩語所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臣之謂矣思
欲舉諫諍之職言朝廷之事則陛下聖德昭被神功著
明四輔無私而秉大鈞百姓不知而歸至化君何事哉
臣何言哉然而安不忘危理不忘亂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古聖賢之深旨也故夏后有盤盂之銘周王有几杖
之誠敢徵斯義用道愚衷臣又常讀史見貞觀中張蘊
古上大寶箴辭理切直太宗深加稱賞為臣雖不才願

繼其美謹昧死撰端拱箴一首固不足裨益明聖萬分
之一亦臣之與職也隨表詣東上閣門跪進以聞干冒
宸嚴臣無任僭越待罪之至

謝賜御製月詩表

臣某等言今月十六日伏蒙聖慈宣示中秋月五七言
詩各一首仍令依韵和來者月盈三五明天道之無差
運偶一千見聖人之有作雖聽賡歌之命終降寡和之
詞傳翫為榮捧持失次伏惟尊號皇帝陛下精心六義
思若湧泉銳意萬機居多暇日當中秋之屆候翫素月
之流空罷觀乙夜之書乃吟清夜載觀如圭之狀思繼

白圭燦乎二章大哉四始頌于近位得遂榮觀雖酌海
窺天罔知涯涘而君唱臣和親奉德音強率謏聞虔遵
睿旨効星辰之北拱徒竭丹心誦烏鵲之南飛終
慙雅詠顧瑕疵之難掩諒尤悔以何逃臣等無任訝時
樂聖榮懼激切之至

謝賜御書字樣錢表

臣某等今月二十三日于學士院分賜得御書三般字
樣淳化元寶錢者洪爐新樣通行將遍于萬方御筆摛
華神妙五分于八體頌宣非次傳訖知榮中謝伏惟尊號
皇帝陛下留意貨泉精心筆札書紀年之大號用煥錢

神逞上聖之多才爰彰墨妙盡返鵠迴鸞之法掩天龍
地馬之名莊山厯山之金可齊重寶開元乾元之字莫
比神蹤將大濟于兆民仍分霑于兩制臣等名慙夷甫
才謝魯褒實趙囊而空荷君恩探禹穴而難窮聖作周
太公之圜法自合包羞歐率更之筆精從茲掃地永言
感遇空極兢榮臣等無任

單州謝上表

臣某言今月九日曹州進奏院遞到勅一道伏蒙聖慈
就差知單州軍州事兼賜錢三百貫文祇荷寵榮不任
感懼臣已于今月十七日到本州上訖乍別天庭初臨

郡印錫賚頗厚恩榮實多中謝伏念臣本乏才名素無門地徒偶文明之運濫登俊造之科升朝便忝于諫垣効職仍叨于綸閣常罹罪譴永合弃捐仰穹昊而方數戴盆遇慶赦而遽收墜履官復兩省之列職居三館之先俸厚于他司班清于庶品固合優游仙館耽翫群書常依日月之光時貢芻蕘之說詎唯卒歲亦可終身昨以臣父將作監丞致仕某足疾攪纏年光遲暮向因謫宦深入窮山常恐此生不歸故里自叨赴闕頗更思鄉益為衰羸動多悲感有孫兒不識面目有子壻未接笑言分俸則桂玉不克聚族則京師難住近聞館殿亦有遣

差頻發家書令求外任遂瀝事親之懇以干孝治之朝伏蒙尊號皇帝陛下蒙在從人思推養老假之符竹惠以緡錢居二千石之權已為望外受三十萬之賜實自宸衷感深而淚濕詔書戀極而魂飛帝闕即時赴郡不日迎親本州以臣叨奉新恩言承舊例亦將歌樂遠出郊坰臣先以文書並令止絕蓋以壟麥未秀村民尚飢當帝王旰食之時非長吏自娛之日庶幾率下不是近名况臣早忝掖垣每親旒宸脩熟憂勤之旨飽聞浮儉之風足以宣揚聖猷訓導屬吏此外則詳評案牘精究簿書雖管庫以必親庶狴牢而無枉幸逃官謗用報聖

炯

知且念親民之官自古所重凡今共理亦曰才難張齊
賢罷自台司止知京兆辛仲甫出從恭政分莅宛丘雖
小大之不同在郡國而無異離臣此任最是殊恩十一
年前始為成武主簿九重天上曾是制誥舍人望舊官
而雖隔雲泥過故邑而亦為榮遇所恨者忽離侍從莫
遂朝辭實非臣心輕去輦轂但以臣父苦念丘樊慰懷
土之心晨昏有遂望拱辰之列涕泗無從伏惟陛下少
減焦勞俯加頤養至于堯水湯旱曆數之常文丹浦青
丘征伐之彛事佇見斬繼遷于獨柳送蜀寇于檻車示
天下不用干戈驅域中咸歸富壽然後鳴鑾日觀降禪

云亭追蹤於七十二君探策而萬八千歲此際臣之本
郡實有行宮倘得導引皇輿掃除御路撰禮天之書冊
雖匪職司對盛德之形容敢忘歌頌臣無任

進乾明節祝聖詩表

臣某言聞天道化成分八節而運行元氣聖人降慶膺
千年而開闡洪圖誕靈既偶于嘉辰祝壽乃名于聖節
照臨之下禱頌攸同臣某中謝竊以漢感赤龍晦雲雷于
大澤周因玄燕帶弓矢于高禩符瑞之來今古相望伏
惟尊號皇帝陛下二儀叶德九廟儲祥于時而里社方
鳴是夕而常星不見孟冬建亥爰日在房紫電繞樞式

表自天之命青雲如蓋爰標出震之期當睿聖之繼天
以乾明而命節千官上壽萬國來庭傑侏兜離鏗越樂
懸之下鬼侯梅伯歡呼文陛之前駿奔競効于祝堯宴
樂且殊于在鎬臣職叨三館位列丹墀聽九奏之蕭韶
欣同鳥獸獻千鍾于堯舜幸接夔龍舞蹈之餘詠歌斯
發謹上乾明節祝聖壽古詩三篇合七章、無定句篇
有小序稍殊俗態似近古風雖播在樂章慙非風雅或
謔于壽酒可代俳優冒黷冕旒臣無任

謝衣襖表

臣某言今月十七日供奉官閣門祇候景元到州伏奉

聖恩賜臣勅書一道紫歌正縣旋襖一領者臣當時與
官吏軍員將校等望闕謝恩訖遠降主人遍頒時服捧
如綸而增懼對挾纊以知榮中謝伏念臣素乏藝文猥塵
清近雖罷金鸞之職尚分銅虎之符而自移理藩宣始
踰旬浹莫著袴襦之詠空慙凋瘵之民比者伏遇尊號
皇帝陛下政在宵衣思如露冕特有祁寒之賜俾無卒
歲之虞開緘併集于榮光宣詔更增于和氣飾之瑞獸
空傾率舞之心微乃維鷄難免彼其之刺伏限權司郡
事不獲躬拜闕庭臣無任

滁州謝上表

臣某言奉五月九日制命伏蒙聖慈特授臣守尚書工部郎中知滁州軍州事已于六月三日到本州上訖罷直禁中臨民淮上雖離近侍猶忝正郎省已戴恩既榮且懼臣某謝中伏念臣早將賤跡誤受聖知進身不自於他人立節惟尊于直道優游兩制出處八年今春召自西垣入叨內署既在深嚴之地仍當繁劇之權雖積兢虞終無補報所宜遠貶以肅具寮伏蒙尊號皇帝陛下曲念遭逢俯存終始止罷玉堂之職仍遷粉署之資委以專城置于近地沿流數日登陸三程諸縣豐登若無公事一家飽暖共荷君恩處之一生實為萬足然而翰

林學士朝廷近臣陛下登位已來御前放人之後從呂蒙正而下拜此職者止有八人臣最孤寒亦預其數言於聖選不為不精數月之間忽然罷去衆情尚或敬駭微臣豈不憂惶且臣在內庭一百日間五十夜次當宿直白日又在銀臺通進司審官院封駁司勾當公事與宋湜呂祐之閱視天下奏章審省國家詔命凡于利害知無不為三日一到私家歸來已是薄暮先臣靈筵在寢骨肉衰經滿身縱有交朋無暇接見不知謗議自何而興臣拜命已來通宵自省恐是臣所賃官室在高懷德宅中一昨開寶皇后權厝之時便欲移出未有去處

甚不遑寧尋曾指約公人不令呵喝切恐貴僧出入中
使往還相逢之間難為顧揖按舊制自左右正言已上
謂之供奉官街衢之間除宰相外無所迴避此益賈誼
所謂人君如堂人臣如陛、高則堂高者也况臣頭有
重戴身被朝章所守者國之禮容即不是臣之氣勢因
茲謝表敢達危誠况臣粗有操脩素非輕易心常知于
止足性每疾于回邪位非其人誘之以利而不往事匪
合道逼之以死而不隨唯有上天鑒臣此志伏望陛下
思直木先伐之義考衆惡必察之言曲與保全俾伸誠
節則孤寒幸甚儒墨知歸在于小臣有何不至今則隋

岍千里堯天九重微軀或遂于生還勁節尚期于死所
臣無任

謝加朝散大夫表

臣某言今月十八日進奏院遞到勅除一道伏蒙聖慈
加臣朝散大夫者禮成大祀澤霈百僚豈期郎吏之卑
亦從大夫之後臣某中謝伏念臣猥因薄技獲偶昌辰自
忝文科累叨華貫數年綸閣徒勤潤色之功百日玉堂
詎有論思之効而自身離近侍官帶責詞既別白以無
門但憂危而度日此者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園丘展禮
率土推恩特加五品之資俾壯一麾之佐况臣早叨書

命備見舊章每當行慶之時必考授官之限未滿二載
例增五階率以為常行之自久臣去年五月出職今年
二月加恩承奉即陞級未崇朝散階遷陞不次必是上
由睿聖旁出僉諧以其曾作近臣不欲便同常例永言
感遇空極涕洟遂使死灰之心稍生于寒燄戴盆之首
亦見于天光誓捐微軀以答鴻造無任

謝賜聖惠方表

臣某等言今月二十五日進奏院遞到太平聖惠方并
目錄共一百一冊臣等當時望闕謝恩仍依勅命施行
訖臣等謹按洪範嚮用五福其三曰康寧威用六極其

二曰疾然則疾病之作蓋天之威沮邪康寧之集蓋天
之勸嚮邪此時立教而言姑欲驅人為善苟或飲食嗜
欲之不節陰陽寒暑之不時為札瘥為沉痾為疣贅為
瘡瘍若此之類縱而弗攻委之于極非聖哲之所用心
也故醫術由是而生焉自黃帝岐伯以還作者衆矣以
至叢乎無條貫浩乎無津涯思欲囊括古今派分類例
恭驗百疾稽合群方惠于兆民較乃萬國非獨大聖孰
能與之臣某中謝伏惟尊踞皇帝陛下惟睿作聖有孚惠
心包天地之大德群生罔不遂盡皇王之能事墜典罔
不修謂人之未庶也制昏姻以育之謂人之未富也薄

賦歛以足之謂人之未教也施道德以化之又欲使五
福之康寧徧流比屋六極之疾病不加蒸民于是召良
醫考異術集自朱邸逮于紫宸幾三十年成一百軸洞
乎天人之際探諸鬼神之奧製序引以述其事為模印
以行于時大頒四方夔出萬古昔玄宗之廣濟德宗之
廣利皆叢剏取未不足稱道尚具載史籍垂于後昆以
為莫已若也况陛下之述作功恭化源天下之惇嫜身
躋壽域雖復造書畫卦鑽燧播時不可同年而語矣宜
乎與日月同縣與經籍共永豈區區小郡碌碌下臣能
訶頌于聖德歟當州地居僻左路遠京師授勅數年引

頸以日累使郡吏請于有司始蒙頒宣蓋行次第而又
今冬以來天氣稍旱過始冰之候河無薄漸踰小雪之
期野無微霰頗慮瘴癘害于民人俗罕名醫病則祀
鬼分憂之任求瘼是專方虞後艱獲此大賚謹當抽俸
金以市藥給官本以救人資聖祚于無疆流聖惠于不
朽盡納淮甸歸尺華胥樓之誠如此而已臣等無任
云、遭時樂聖抃蹈之至

臣某言今月二十日降到赦書一道南郊禮畢大赦天
下者臣當時集軍州官吏百姓僧道宣讀施行訖嚴父
配天王者之達孝青災肆赦有國之大猷凡在群生罔
不同慶臣聞有虞尚乎德祖顓頊而宗堯周人重其先
禘^帝而郊稷沿革之文則異祠祀之義斯同率由舊章
茲曰大事雖天子必有尊也非聖人孰能行之伏惟尊
號皇帝陛下司牧黎元敦崇孝治言有父也宣祖昭武

王黃州小畜集卷之二十二
表

賀南郊大赦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日降到赦書一道南郊禮畢大赦天
下者臣當時集軍州官吏百姓僧道宣讀施行訖嚴父
配天王者之達孝青災肆赦有國之大猷凡在群生罔
不同慶臣聞有虞尚乎德祖顓頊而宗堯周人重其先
禘^帝而郊稷沿革之文則異祠祀之義斯同率由舊章
茲曰大事雖天子必有尊也非聖人孰能行之伏惟尊
號皇帝陛下司牧黎元敦崇孝治言有父也宣祖昭武

皇帝積德而累功言有兄也太祖神德皇帝開基而創
業而自下武繼志守文則難化成而日用不知寅畏而
夕惕若厲故得昆虫咸遂戎狄允懷文物聲明損益乎
三代道德仁義寢染乎萬民有是聖功推功于天地有
是聖德讓德于祖宗乃脩嚴禋肆伸大報禮樂具舉豈
三年之不為玉帛載馳見四海之助祭列聖至止上帝
格思錫鴻休于無疆明大孝之不匱禮成而退天且不
違自非吉蠲之誠達於上下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孰能
若斯其盛歟由是因純嘏之休覃雷雨之澤謂萬方有
罪於是乎釋縲紲之人謂百姓不足于是乎免逋逃之

賦照燭幽壤滌蕩瑕疵順天推恩與物更始詩不云乎
一人有慶經不云乎萬國懽心自可追三王而比崇非
止黜五伯而不用者矣臣出官內署承乏專城既不得
陪冠劍之班行俎豆之事舞拊于黃道登降于紫壇又
不得湧非煙之詞濡甘露之華恭繪于玉冊發揮于皇
謀亦臣之不幸也然而當求治之朝居分憂之任得不
導揚堯澤訓誡齊名瘳其瘡痍浸入骨髓亦臣子之大
幸伏聞郡事不獲奔詣闕庭臣無任

賀冊皇太子表

臣某言臣今月二十八日降到赦書一道皇太子正位

諸宮大赦天下者臣當時集軍州官吏僧道百姓宣讀
施行訖禮崇儲副澤被華夷凡在含生罔不同慶臣聞
帝王之道步驟殊途夏后所以傳家垂諸古典姬昌之
為世子載于禮經皆所以定人心而固國本矣由三代
而下實百王不刊洎乎唐室亘分梁朝草創莊宗則席
未遑暖明宗則日不暇給聯綿五姓戰伐百年重念春
坊遂成闕典我太祖神德皇帝揖讓神器司牧黎元擇
上聖之才副下民之望人神允屬獄訟攸歸伏惟尊號
皇帝陛下傳自日兄升為天子德化威服在二十年
文物聲明盡合經義禮樂征伐不自諸侯始求主鬯之

親用正副君之德斯孟軻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
則與子者也伏以皇太子生知忠孝性稟溫文允符當
璧之祥宜正撫軍之重筮龜叶吉簡冊增輝而又舉滂
雷之聲因而作解導以海之潤用以滌瑕必由舊章降
此大賚綸綍四出狴牢一空率夫普天不勝慶幸臣出
官禁署承乏方州目不覩朝廷之儀手不當文翰之職
雖違素望實昌朝伏限郡政不獲奔詣天闕臣無任

謝落起復表

臣某言今月五日進奏院遞到勅牒官告各一道蒙恩
落起復授臣依前尚書工部郎中知揚州軍州事仍放

朝謝者喪紀爰終朝思遽至泣血罔極悼心失圖伏以
三年之喪百王不易墨練急用本因將帥之臣腰經從
公罔叶春秋之義臣頃迎帑職方執通喪斷思勉副于
鴻私達禮重違于素志涓波漢無効空增覲面晉之顏日月
有期俄卒禫祥之制此者伏蒙尊號皇帝陛下舉其舊
曲推以新恩俾除抑奪之名與盡哀榮之禮援琴切
痛豈忘于終天佩玉鏘、班尚遙于就日伏限權司藩
服不獲奔詣闕庭臣無任

賀皇帝嗣位表

臣某言伏奉四月一日赦書皇帝陛下虔膺顧命嗣守

鴻圖人神有依華夏同慶伏惟陛下奉先思孝克己歸
仁承列聖之貽謀作兆民之司牧重輪繼大明之照光
被遐陬少海升百谷之王澤流品彙肆赦渙汗萬邦底
寧臣逮事先朝常叨內署薦逢聖日權守外藩不獲蹈
舞王堦無任抃躍屏營之至

謝轉刑部郎中表

臣某言今月六日進奏院遞到勅牒一道官告一通伏
蒙聖慈特授臣尚書刑部郎中散官勲賜如故仍放朝
謝者聖澤大賚郎曹序遷聞命若驚省躬知幸伏念臣
頃因薄技逮事先朝誤記姓名過有獎擢兩知制誥一

入翰林報國之功雖無績効事君之道粗守貞方虛名
既高忌才者衆直道難進黜官亦多始貶商於實因執
法後出滁上莫知罪名大行皇帝漸察非辜移領大郡
方且精求民瘼少報皇恩期牽復于詞臣再發揮于王
命不圖上玄降禍先帝登遐奉諱之辰號天罔極不得
趨朝夕之臨無以為臣子之心淚如縷縻悲入骨髓伏
遇皇帝陛下祇奉顧命欽承慶基^我蓼蓼之情既遵于易
月蓼蕭之澤遂洽溥天爰自起曹陞于憲部望金鑿之
殿誠隔煙霄入白雲之司亦非冗散得不恪居官次虔
奉詔條諭淮海之遺民識朝廷之新命無及黯積薪之

歎有于年戀闕之心感慨舊恩追維往事西陵目斷泣
血難收東海日昇傾心更切伏限權司藩服不獲拜賜
玉堦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賀冊皇太后表

臣某言伏覩四月一日制書冊皇太后禮畢者子道大
備母儀有光伏以皇太后德配先朝功存內治遇坤之
泰叶易象之休徵在河之洲動詩人之雅詠克昌聖嗣
績服寶圖爰旌十亂之功乃正萬邦之母祇膺玉冊誕
受尊稱舜孝蒸、漢儀穆、問安視膳載趨長樂之宮
含飴弄孫永鎮顯親之殿臣限拘官守不獲蹈舞玉堦

無任抃躍屏營之至

賀冊皇后表

臣某言得進奏院狀報五月二十四日制書秦國夫人立為皇后者中宮正位率土同歡臣聞軒轅四星上明于玄象虞舜二女內助于皇風永惟王化之基實係人倫之本伏惟皇帝陛下誕膺駿命嗣守鴻圖安上之民動循于禮法自家刑國先正于宮闈符沙麓之禎祥取塗山之正嫡蒸嘗是奉既逮事于先朝車服有儀更承顏于長樂典冊大備邦家有光臣以任假列藩獲聞盛禮伏限恪居官次不獲蹈舞玉堦無任抃躍屏營之至

慰上大行皇帝謚號廟號表

臣某言得進奏院狀報今月六日勅下大行皇帝謚號神功聖德文武皇帝廟號太宗七日文武百僚詣西上闕門拜表陳慰者典章大備宗廟永安臣謹按周禮太師帥瞽而獻所以作_禮謚又按禮記大臣素服而郊所以明天誅蓋子不得私其父臣不得私其君爰茲考實之文用正易名之_法法洪惟盛德屬在聖朝太宗皇帝知幾其神惟睿作聖功濟萬物德流八方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剋定禍亂之武錄其行也既如彼定其謚也宜如此又以為極大曰大有德稱宗懋建鴻名永光清廟禮

官博士討論而無異辭公卿大夫僉諧而合舊典為百代不祧之主享萬世無疆之休伏惟皇帝陛下以大孝顯親以至公立法率由茂實誕上尊稱太史之紀國書有光直筆上公之讀謚冊曾無媿辭終哀且榮愛禮達孝秩、之容既肅穰、之福無窮臣逮事先皇累叨近侍流落郡政哀號國喪執戟之官既傷于踈賤如掾之筆空入于魂夢伏限官守不獲奔赴闕庭

乞賜終南山人种放孝贈表

臣某言臣等聞陳蕃之薦五處士名動邦家田歆之舉六孝廉事光簡冊惟兩漢之制禮于三代而同風復有

迎以安車賜之束帛聽其不仕姑務優賢八月奉羊酒之儀四時致宗廟之胙史之所記代不乏人爰屬昌期宜興墜典伏見終南山處士种放山林養素孝友脩身既聚學以誨人亦躬耕而事母龐公守道不入襄陽之城康伯避名永絕長安之市太宗皇帝知其高尚曾示徵求恐違鶴髮之親未應鵠書之命讓賜錢而不受縣好爵以難縻今聞放執親之喪貧不能塋棺衾未具宅地無歸臣等或忝波交遊或慕其名節傷哉貧也觀茲窳窳之憂聞斯行諸豈恡匍匐之救雖共謀分俸而未若推恩况褒巖穴之賢敢掠朝廷之美伏冀皇帝陛下

特旌素履典示鴻私少加粟帛之恩俾諧喪葬之禮上則成先皇之雅意下則揚隱士之清規亦足以激浮競之風勸孝悌之俗所繫者甚大所費者至微比考叔之遺羹一時小惠較鄭均之羨穀千古同塗干冒宸嚴臣等無任僭越之至

黃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勅落知制誥差知黃州軍州事者適于日限尋即朝辭自後以改葬先臣蒙恩給假幸獲親于遠日免積恨于終天墳杵未停征輪靡監已于今月二十七日到州上訖下離近侍猶忝

專城循省尤違弥深感泣伏以黃州地連雲夢城倚大江唐時版籍二萬家稅錢三萬貫今人戶不滿一萬稅錢止及六千雖久樂昇平尚未臻富庶永言養活亦藉循良如臣庸愚曷副憂寄謹當勤求人瘼遵奉詔條窒塞囂訟之民束縛儉狷之吏敢言課最庶免曠遺况當求理之朝必為無害之政伏念臣叨司帝誥又歷周星既不曾上殿求見天顏又不曾拜章論列時事入直則閉閣待制退朝則杜門讀書雖每日起居實經年抱疾不敢求假恐煩醫官自後忝預史臣同脩實錄晝夜不捨寢食殆忘已盡建隆四年見成一十七卷雖然未經

進御自謂小有可觀忽坐流言不容絕筆夫謔謗之口
聖言難逃周公作鴟梟之詩仲尼有桓魋之歎蓋行高
于人則人所忌名出於衆則衆所排自古及今鮮不如
此伏望皇帝陛下雷霆霽怒日月迴光鑒曾參之殺人
稍寬投杼察顏回之盜飯或出如簧未令君子之道消
惟賴聖人之在上況臣孤貧無援文雅修身不省附離
權臣祇是遭逢先帝但以心無苟合性昧隨時出一言
不愧于神明議一事必歸于正直愠于群小誠有謗詞
謀及卿士豈無公論以至兩朝掌誥四任詞臣紕垣最
忝于舊人白首不離于郎署以微臣之行已遇陛下之

至公久當辯明未敢伸理今則上國千里長淮一隅雖
叨守土之榮未免謫居之歎霜摧風踐芝蘭之性終香
日遠天高葵藿之心未死仰望旒宸不勝涕洟臣無任
瞻天戀聖省己激切屏營之至

謝加上柱國表

臣某言本月二十日進奏院遞到官誥一通勅牒一道
伏蒙聖慈特授臣上柱國餘如故仍放朝謝者禮成大
祀澤霈具寮豈期謫官之臣亦預策勲之數伏念臣因
緣薄技遭遇昌辰承明四入于直廬才非潤色淮甸三
移于郡印政昧循良方俟黜幽敢期受寵今者伏遇皇

帝陛下躬脩禋祀嚴配祖宗率由舊章大賚群后遂令
郎吏亦厠勲官八柱之名實叨于茂渥一麾之任有耀
于專城誓將冰蘖之心上答雲天之施無任感天荷聖

謝宣賜表

臣某言今日八月八日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伏蒙聖慈以
臣克撰元德皇太后謚冊文特賜臣衣著五十疋銀器
五十兩禮畢園陵恩霑論譔伏念臣慙稽古才不兼人
際會先朝忝塵近侍東里子產累居潤色之司南面仲
弓繼荷分憂之任洎逢續嗣復竊披垣適當謏雲陽之

陵定昭成之謚猥承詔命恭艸冊文深虞孤陋寡聞難
當大手筆事雖經御覽未息兢惶今者謚冊入陵神主
祔廟伏惟皇帝陛下孝思罔極允澤下流頒厥篚之綵
繒錫中金之器血捧承靡措蹈舞失容儒剗之榮無以
加此孝治之化足能感人惟覺冒榮曷知報効臣無任
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起居表

臣某言今日二十五日進奏院遞到御札一道皇帝陛下
下取今日五日暫幸河北者黠虜猖狂聖人順動佇戢
凶醜永息氛伏惟皇帝陛下續嗣鴻圖憂勤庶政戢

神武以不殺用人文而化成蠢尔契丹敢干天紀陵越保障驚駭吏民王師已振于捷音帝尚勞于巡幸契百姓未蘓之望是六師賈勇之時以鎰秤銖移山壓卵即日蕩平蕃部更無南牧之人守吠塞垣願作北門之狗在茲一舉永服四夷方屬初寒暫勞天步臣以任居僻郡地遠行朝捍牧圉以無由仰雲天而積戀臣無任瞻天云、

賀收復益州表

臣某言今日進奏院狀報雷有終奏收復益州者臣當時集官吏望闕稱賀并告諭諸縣訖守臣不武戍卒

弄兵暫出偏師果平孤壘中謝臣伏觀益部久樂皇風蕞尔王均敢萌逆節蓋災流于分野致盜據于城池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斷在睿謨擢茲儒將雖依九伐之法特開三面之羅尚敢嬰城斯為迷復懼困獸猶鬪之羨徵圍兵必闕之文縱以逃遁自今糜潰盡由聖略永淨坤維臣任忝頒條欣聞捷奏無任歌時樂聖懽呼蹈舞之至

賀勝捷表

臣某言今日三十日得進奏院狀報今日十二日據夏州路馬步軍都部署王超延州路馬步軍都部署范延

召等各差入內殿頭品高岑保正入內高品賈繼隆等走馬齋狀到闕奏兩路大軍入賊界到烏白池會合前後一十六度掩殺著蕃賊殺下來慕軍主一十一人吃囉指揮等二十餘人及殺下蕃賊五千活捉到蕃賊二千餘人并收到馬二千餘匹奪到衣甲器械二萬餘事件傷殺却蕃賊不知數目打奪到羊牛老小不少收到糧料草窖窳極多並已散與一行諸軍其蕃賊帳族舍屋並燒毀蕩盡所有蕃賊田苗禾穀並總收刈及踐踏淨盡其李繼遷與蕃賊並已潰散逃遁其諸路大軍并百姓已于今月二日並平安却迴各歸逐處駐泊訖皇太

子宰臣文武百官于今月十三日入賀者臣當時集軍州官吏等宣讀告諭望闕拜舞稱賀訖黠虜窺邊王師出塞大殲兇醜永息妖氛凡在照臨畢同慶快謝中臣聞姬周脩塞來則擊之炎漢用兵事不獲已蓋為民之除害亦有國之常刑言念夏臺古之白翟雖居沙漠寔近崑函蕞爾繼遷久稽天討養成巢穴名集逋逃逼脅戎人驚駭王土伏惟尊號皇帝陛下外其夷狄念在生靈戢堂上之奇兵惜關中之民力以至賜之國姓改以令名位重察廉官兼保傳而獸心反側大性猖狂劫掠我吏民侵陵我疆境皇威赫怒禁旅奔馳兩路齊攻三軍

合力鏖兵神速突騎龍驤疾雷無掩耳之期烈火動燎
原之勢大小十六陣斬獲萬餘人積甲如丘陵疆屍滿
沙磧發其積聚燔其室廬俘牛馬以谷量蹂稼穡而掃
地足使五千深入突李陵之無功十萬橫行輕樊噲之
虛語而况偏裨斬劓罔有子遺渠魁遁逃僅以身免賊
氣大沮人心已離係于庭闕之前誅乎獨柳之下正應
尅日別聽吉音此皆斷自宸衷出于睿筭過其橫議授
以聖謨故得帷幄之邊陣圖猶展沙場之上捷書已來
歷考自古帝王料兵之速未有如陛下者也臣去年叨
書密命併直內庭批逆豎之封章屈王言而姑息未嘗

不援毫切齒怒髮衝冠慙無將相之才實忍大夫之恥
今則身居郎署目覩神功感涕忻歡倍萬常品伏限權
司郡印不獲拜舞闕庭無任云、

揚州謝上表

臣某言十一月二十四日樞密院馬遞勅牒一道至滁
州伏蒙聖慈就差臣知揚州軍州兼管內隄堰橋道事
替量儼仍放朝謝取便路乘遞馬發赴移任所者臣已
於十二月四日到揚州上訖祇奉朝會初權藩服分憂
任重謫官心寬感恩而涕泗無從省已兢惶失次中謝伏
以禹別九州斯為奧壤唐分十道是曰大邦控淮海之

津梁會東南之漕運當聖主求賢之日親王領鎮之初
宜擇才能俾又繁劇豈臣愚蒙而所克堪伏念臣頃以
藝文獲塵科第三館兩制遍歷清華千載一時別無媒
援由是工惟奉主旁不思人此因直言頗至左官去年
自禁中出或淖上臨民屯勉在公憂虞度歲鬢漸白眼
目已昏但以行年未高不敢求退明代難遇猶思報恩
願惟善政之茂聞豈望鴻私之曲被今者伏蒙尊號皇
帝陛下擢從小郡權蒞大藩雖放棄之臣君恩未替而
要衝之地使命孔多微臣素乏家財本州元無公用恐
因供億別擬悔尤冀聖心之察微免衆口之騰謗此外

粗當勵力豈敢曠官况楊州雖號藩方無多戶口凡千
場務皆有使臣、在其中提振而已至于決斷詞訟督
責賦租持以無私必期集事今緣奉詔急速所以不敢
稽留庶于歲時之間別求散慢之地舉頭見日空知京
闕之遙白首為郎甘老江湖之上伏限權臨郡政不獲
躬拜天庭臣無任

請撰大行皇帝實錄表

臣某言聞二帝三王之道無尚書則泯而不見戰國秦
漢之事無史記則滅而不傳能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
古者書史是賴中謝伏以大行皇帝功濟萬物道高百王

誕敷皇謨勤恤黔首憲章軍國之務經制郡縣之權故
得百萬之師如臂使指億兆之衆推心致腹而又禮樂
刑政之盛聲明文物之光煥乎爛然有足稱述附于二
十一年行事而王道備矣伏惟皇帝陛下以奉先之孝
副知子之紹膺丕圖惟克永世柅前即位天下宅心社
稷人神罔不依附華夏蠻貊罔不駮奔斯乃先帝之貽
謀得陛下之聖嗣乾坤交泰日月重光厯考近古立儲
君承帝位未有如我朝之盛者也臣愚以為宜撰大行
皇帝實錄垂之不朽况盛德大業簡冊具存鴻儒碩生
臺閣皆是豈臣孤陋敢有覬覦然念臣太平興國五年

倘
徒步應舉再就御試遂登文科服勤州縣揚歷四考先
帝操搢紳虛譽自長洲令徵為左正言帖直史館明年
轉左司諫知制誥云入中外十有三年進不因人退無
顯過詠惟知己之至未得殺身之地今陵寢有日論議
是資償得措一辭于帝典之中署一名于國史之後臣
雖死之日如生之時至于褒善貶惡之文編年紀傳之
例備常探討粗見指歸况端拱元年春季日曆是臣編
脩如蒙帝俞不辱君命臣無任懇悃之至

謝弟禹圭授試銜表

臣某言臣禹圭昨差押本州賀登寶位進奉伏蒙聖慈

特授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者千年遭遇九族輝榮
謝中伏念臣出自孤貧猥叨班列雖累居近侍而未免食
貧言念禹圭臣之母弟素無文性早使專經重以先臣
惜其幼子本期擢第以慰慈顏自後獲舉六年丁憂三
載漸及強仕未有出身今者伏遇皇帝陛下續嗣寶圖
誕敷文德凡居守土之任羨合駿奔因命在原之親入
脩職貢伏蒙陛下舉先朝之故事推岳震之殊恩俾列
官常仍居讐校起家之調曲荷于生成報國之心同期
於死所伏限郡印不獲蹈舞玉階臣無任感天荷聖激
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

賀聖駕還京表

臣某言今月十六日進奏院狀報正月二十三日大駕
還京者大戎逃遁輅鑾凱旋。謝中伏惟尊號皇帝陛下奉
承祖宗威懷戎狄但懋守文之德靡矜神武之功蕞尔
林胡無名內侮蜂屯烏合鼠竊狗偷必相邊民奮挺以
毆攘亭長持繩而繫縛豈勞車駕遠涉山川陛下念二
聖臨朝每經營於河朔屬三時不害乃巡幸于沙場存
問耆年勞來彊吏有征無戰陳詩觀風邊人識龍鳳之
姿胡馬避虎貔之衆昔周宣薄伐獫狁深入太原漢武
斥逐匈奴遐臨瀚海頗為勞弊尚著聲詩曾未若陛下

仰順天時俯從人欲出狩適當于冬隙班師未廢于農時
祥瑞居紫宸飲至清廟穀雨方霽春華正繁捧觴長樂
之宮錫宴上林之花皇懽大洽天步永安易曰聖人以
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孫子曰不戰而屈人之師善之
善者也其是之謂乎臣方在謫官無由扈從既不得草
頡利可汗之露布又不得答冒頓單于之慢書當文士
有為之時處山州無用之地迎鑿莫遂望闕彌深無任
歌時樂聖

謝加朝請大夫表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進奏院遞到勅牒一道中書劄子

一封伏蒙聖慈以臣預脩太祖實錄特授臣朝請大夫
仍賜絹五十疋銀五十兩者陞級清崇錫賚優厚恩生
望外事繫宸衷仰戴寵光伏增戰越臣中謝伏念臣素無
望實久玷清華訓誥典謨罔知體要春秋禱祀豈識指
歸去歲伏遇尊號皇帝陛下詳觀國書追念始祖顧復
不祧之庙光揚納麓之勲以為自昔編脩或多漏略永
懷丕烈深軫孝思謂漢祖元功立紀于武帝之世神堯
實重錄定于高宗之朝爰詔近臣再編茂實臣叨膺是選
尤媿非才尚賴宰臣李沆監脩錢若水總領其職臣則
討論遺事潤色舊文始則合秦趙世家得國姓之根本

考唐杜氏族見太后之源流凡所改更皆有按據庶彰
帝業以副天心方施汗簡之勞遽有分符之命無由別
白但積憂危加以年髮漸高郡封甚僻野鳥閑暇潛窺
賈誼之容江魚噏喙欲噬竊均之骨未知何日再覩天
光豈謂大典初成群賢進御陛下以臣曾施翰墨曲記
姓名俾進階資復援息例絲綸渙汗金帛輝華州民改
觀謫官增氣領郡城而兼史氏何異唐賢奉朝請以為
大夫榮同漢制非小臣稽古之力乃陛下好文之心涕
泗縱橫亂于縻綆神鳧飛越若在煙霄雖知遭逢曷可
報効然念臣業文之外蔑有器能知命之年別無嗜好

才思未減筆力尚雄馳于文翰之場猶路識路積以循
良之政恐悞分憂倘用所長期不辱命臣無任

111



求致仕表四首

讓西京白守表四首

餘同

王黃州小畜集卷之二十三

表

賀冊尊號表

已下皆代趙侍中作

臣某言伏奉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批荅允百寮所上
 尊號內四字今年正月一日邨朝元殿受冊禮畢者日
 新盛德讓茂實而不居天啟群群心上尊名而得請事光
 簡冊慶洽華夷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受天靈符作民
 司牧元本、本、咸臻富貴壽之鄉戰、兢、未減焦勞之
 念一昨特頒鳳詔盡省鴻名謙冲之道弥光推戴之心
 安仰百辟請仍于舊貫睿眷不廻三章別上于新名宸

聰見納尚以為法天之象可以體行健而奉高明崇道
之名可以守虛無而務清淨見帝皇之自下却文武之
大功俯順萬邦作程百代粵茲元日誕受徽章冊鏤乾
文愈見流謙之道禮成帝錄更隆卜世之基臣權列上
台得觀盛事伏限未任拜起不獲稱慶朝堂

謝降御札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二日夜伏蒙聖慈特降御札云者
驕陽作沴乃相臣調燮之懋乙夜飛文見聖主焦勞之
旨引過咎以歸己教刑政以留心捧讀驚慙不遑啓慶
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為民父母受天聰明覃恩而已

滅殄星轉禍而尚憂時雨側身脩行自符雲漢之詩肝
食宵衣莫有華胥之夢特頒宸翰備見天心恨不自作
犧牲何止靡愛珪璧諒至誠之所感致甘澤以非遙臣
備位台司親承睿旨若歲大旱多慚傳說之才謂天益
高必聽湯王之禱未蒙冊免尤媿播紳而又誨以政刑
敢不勤于夙夜少助憂心之意庶成澍雨之期伏限脚
膝未痊不獲拜謝闕庭

賀雨表

臣某言伏觀今日甘雨大降宰臣呂某等便殿稱賀者
自秋以來時雨不降遇災而懼至誠爰禱于上玄有感

則通甘澤忽霑于下土豐登有望朝野同懽中伏惟尊
號皇帝陛下七政咸齊五行為質寅畏昊穹之命焦勞
刑政之源一昨祆毒告災豐年失望宿麥播而未茁旱
雲垂而不霑陛下靡愛斯牲徧走群望降廷臣而決獄
却便殿以錄囚却筆搗文乙夜引萬方之罪清詞瀝懇
經旬祈五福之宮惟德動天而天不違至誠感神而神
授向夕而月離于畢崇朝而雲上于天散絲徧灑于燧
枯比屋重興于耒耜豈止土康之兆將書大有之年堯
眉舒八彩之顰免貽臣辱舜樂復九成之韻大悅民心
凡在含生同知大賚臣為霖寡術和鼎備員方期冊免

之文以塞燮調之咎處台司而愈愧荷聖感以弥深伏
限未任拜起不獲稱慶朝堂

賀雪表

臣某言伏觀今月九日臘雪應時宰臣呂某等便殿稱
賀者伏以臘者四時之暮所以成歲功雪者五穀之精
所以滋農畝寔上玄之垂祐表聖主之憂民凡在昌朝
共欣嘉瑞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勤勞庶政欽順天時
因百姓以為心思躋壽域慮一夫之不獲帝若納隍而
自秋徂冬密雲不雨陛下念屯民之稼穡夏七廟之粢盛
徹金石于堯軒減葷羶于舜甑而又京師之內鰥寡之

徒大頒金帛之資用極飢寒之累靡神不舉有感則通
遂令六出之祥大副三農之望連宵委積徧野霑濡彰
聖德以弥光書有年而無愧臣方居假告忽覩休祥雖
慚調燮之功但樂豐登之望

賀罷謁廟大禮表

臣某言伏覩御札示諭内外文武百寮以基宇之祆特
罷八月二十四日謁廟大禮仍擇日御丹鳳樓肆赦者
清廟陳儀玄穹示誠引萬方之罪皆在聖躬退三舍之
祆佇光帝德凡居覆幬盡仰休昭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
下寅畏上玄祇嚴列聖垂象忽呈于恠異惟馨罷薦于

祖宗灑宸翰以飛文出綸言而引咎仍行赦宥用荅穹
昊九土編氓盡聞哀痛之詔三邊戍卒頓減訶唵之聲
佇見玄德升聞至誠感應五緯變連珠之狀載耀乾文
萬邦傾執玉之誠同扶帝業臣久叨輔弼備熟優勤慙
非伊呂之致君但仰禹湯之罪己歡呼抃蹈倍萬常情
賀御樓肆赦表

臣某言伏覩今月某日皇帝御丹鳳樓大赦天下者謫
見上玄乃降責躬之詔澤流率土仍推作解之恩凡在
照臨同深慶賴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順若古道觀乎
天文有年將謝于祖宗玄象忽垂于躔次遂停吉禮用

慰咎徵慮庶政之闕俯欲普天而流惠樓開丹鳳大昭
引咎之誠竿揭金雞咸與自新之路幽明靡間罔罔皆
空人心已作于頌聲天道頓廻于和氣佇觀符瑞用咨
憂勤臣年在衰殘功虧燮理冊免尚稽于舊典禦災但
仰于新恩愧畏兢虞罔知所措

慰公主薨表

臣某言今月某日得進奏院狀二十一日某國公主薨
者雲愁魯館風咽秦簫駭鸞轡以飈馳慘龍頭而雪泣
中謝伏以某國公主自天鍾秀稟聖含華聲詩早咏于肅
雍選尚遂從于釐降行舅姑之禮克表人倫宜公侯之

家誕彰婦道豈謂瑤臺促召玉樹先摧星沉而嫠女留
月晦而嫦娥不見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悲深天性痛極
皇枝歎媯汭之逝波空驚長往望沁園之荒土無復歸
寧凡在人臣共憎悲悼臣限拘留務不獲陳慰闕庭

乞歸私第養疾表

臣伏念臣久廢常朝將臨聖節紩宸咫尺難獻壽以捧
觴黃閣優閑但備員而調鼎不歸私第寔玷公朝是以
輒述懇誠形于章奏伏蒙尊號皇帝陛下曲垂教諭未
賜聽從念疇昔之遭逢存終始之寵遇聖慈雖厚公議
難安况廊廟具瞻台衡重務固當夙夜匪懈朝夕論思

豈有半年之間殊無一拜之禮外論恐傷于冒寵私心
未免于懷憂伏望皇帝陛下俯察衰殘更容假告庶藥
石之有效俟筋骸之稍康盡瘁匪躬尚更期于晚節懸
車告老敢輕議于明時倘遂允命不勝懇願

為乾明節不任拜起陳情表

臣伏念臣向嬰羸疾久免起居願聖節以將臨候天顏
而尚阻在百辟具瞻之地合展禮容當千官獻壽之期
未任拜起載循衰朽但積兢憂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
甲觀儲祥華封祝聖萬邦玉帛俱傾就日之誠五等公
侯共樂後天之壽凡居覆燾孰不禱祈况臣首冠台司

曲承天矜曳履方艱于步武捧觴實阻于懽呼有禮則
安考格言而是懼無德而祿召厥疾以攸宜空存善禱
之心願恕不良之足筋力為禮雖几杖之年股肱惟良
深愧搢紳之論臣無任

乞差官通攝謁廟大禮使表

臣虔傾丹懇仰達紫宸載三雖黷于聖聰萬一異迴于
天矜伏念臣遭逢昌運忝竊台司三十年將相之權周
旋脩位一千載君臣之分終始無渝而自秋夏以來脚
膝無力免常恭于紫殿預大政于黃扉伏遇尊號皇帝
陛下告謝豐登祇嚴宗廟既列三台之首合居五使之

先頽筋力之不夫慮趨蹌之失度輒伸悃悞冀免差遣
豈謂陛下雖念暮年猶敦後事猥將大禮責在老臣加
以中使太醫旁午于道路王言御札稠沓于門庭認睿
旨之丁寧豈自圖于安逸受已行之命焉敢固違在臨
事制儀尚期通攝是敢預陳危懇上禱宸嚴庶于行事
之晨免致乖儀之咎

求致仕第一表

臣某言臣聞知進知退賢達之格言有始有終臣君之
大義將染乞骸之疏猶馳就日之魂冀仁主之憫嗟遂
老臣之休退謝中伏念臣比乏材且非世胄鄧仲華之素

望不過功曹岑文本之初心止于縣令偶以遭逢景運
攀附先皇擢自賓從驟居相輔捐軀誓命不後他人
任重才輕終無成績洎盟津之出將遇代邸之興王駿
奔北闕之前備位東宮之列臣此際已能知止便誓終
焉豈期陛下軫念青毡重升黃閣但奉文明之教令曾
無啟沃之謀猷邇後陛下察以兢持均其勞逸連鎮襄
鄧暫遠唐虞節旄久竊于寵榮寒暑漸成于衰颯前歲
幸遇陛下躬事上帝親耕千畝之田老臣位忝諸侯合
預五推之禮請朝天闕尋奉帝俞得伸助祭之誠寔有
分司之望陛下過私天眷復列上台既責重以位高果

積憂而成病今春始于微恙遂至沉痾陛下終賜哀憐
多方治療卒未幾步履猶艱自茲特免常朝仍司大
政無一言以裨聖德無一拜以覲天顏在中書則省吏
扶行羞看朝士歸私第則鳴騶前導恥見都人已為廢
疾之身曷稱具瞻之地近因歲暮轉覺形羸雖云告假
之中仍列鈞台之上存問頻勞于聖慮優容寔玷于公
朝况宰臣一月之俸金乃下位數年之祿食君恩雖厚
斲有國之彞倫內府雖豐耗生靈之膏血苟不思止但
冒寵榮豈惟辜負聖知直恐招延鬼瞰伏望陛下聽其
告老惠以歸全庶于瞑目之前少遂安身之計俾君恩

之有卒使賢路之無妨必也辭榮許歸西洛幸而未死
獲見東封免令就木之年更取伐檀之刺尚慮陛下過
存念舊便斷來章雖犯嚴誅當期必遂限以尚艱步武
不獲躬拜朝堂謹遣次男六宅使承煦詣東上閤門拜
表陳乞以聞

第二表

臣某言今日拜章上閣告老懸車優詔未俞雖增寵
遇殘年無幾須至哀鳴縱獲戾于違天冀退身而得地
謝中臣聞葛亮蜀之名相以二十成罰而傷神裴度唐之鉅
賢始四十歲而髮白或承哀促蓋積憂虞况臣非武侯

之才能無晉公之智略然以遭逢先帝際會聖君塵重
位者三十年處浮生者七十載雖無功名報國常以畏
慎周身衰老若茲死也無日未解弼諧之任頗傷公共
之朝但冒寵于三台終取笑于千古是以懇求致仕適
合舊章陛下曲存始終過有敦諭聽自天之成命雖沒
地以知榮其如老病弥加死期非遠况廟堂三入貴極
生人尸素萬錢罪招陰譴與其速之以斃曷若優之以
生伏望陛下惠以考終致之散地冀延餘息尚見明時
感聖主于生前從先臣于泉下幽魂無愧朽骨有光區
區之誠實望于此

第三表

臣某言臣屢上封章請還朝政繼蒙批荅未賜帝俞七
十懸車于禮文而非遠載三則黷考易象以懷憂念臣
病之日加冀皇慈之見憫中謝伏聞老氏玄言誠于知足

箕子洪範福尚考終臣雖至愚竊慕茲義况才非王佐
位極人臣出則擁上將軍之鼓旗貴居方面入則佩大
丞相之印綬首冠台司三代有贈官諸于居貴任俸祿
錫賚聚之則何啻萬金官爵之勲數之則無非一品日
有秩酒月有殮錢奉此一身已踰二紀外不能出奇畫
策廓氛禳而偃干戈內不能阜俗安人救惇嫠而躋富

壽玷聖朝之公道為陛下之私人齒髮衰殘形骸病弱
此而不退是謂無厭向者祇冀忽生亢陽斯久天怒神
怒實為老臣引咎責躬翻勞聖主今幸時雪大降豐年
有期多慚燮理之功全賴文明之感陛下復頒詔旨盡
去尊名臣則兼八字之功臣處三台之上列當萬
乘焦勞之日為一生尺素之人縱免國刑必招陰責臣
所以號泣求退朝夕不安者正為此也伏望陛下察由
衷之危懇行冊免之時文庶延風燭之年獲盡雲龍之
分若一旦溘先朝露尚秉洪鈞則埋骨泉臺幽魂負愧
書名國史後嗣何觀漜懇披肝期于得請

第四表

臣某言自今月五日到十四日三上封章懇陳致仕伏
奉十七日批畲不允令斷來章者伸告老之誠是當暮
齒拒已行之命合受常刑與其冒寵以招殃不若違天
而獲戾謝中臣聞上天之育萬物各使得其時是以春則
發生秋則肅殺示有成也明君之取百官各使得其所
是以壯而入仕老而懸車明有終也敢徵斯義以導危
誠伏念臣邁疾弥深殘年非永聖主不能再造神醫不
能有瘳自料此生必難報國惟當明代早遂退身繼有
哀鳴固非飾詐况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陛下幸臣私

第見臣病容以至金口憫嗟重瞳霑泣臣此際潛忻得
退志在不疑始望一表見俞豈謂三章未允曲形敦諭
過念遭逢雖戀聖明其如病廢臣今日暮途遠居常待
終氣羸則藥劑無功手顫則粥杯難把謂出納惟允臣
則蹇澁于言詞謂股肱惟良臣又艱難于步履衰殘之
狀備對天顏尸祿之愆累煩聖聽實謀歸骨詎敢要君
鄙志不移有死而已

讓西京留守表

臣某言自今月五日至十五日四上表章懇求致仕伏
覩二十一日內降白麻伏蒙聖慈恩授臣守本官兼中書

令行河南尹兼功德使充西京留守者繼上封章乞歸
骸骨未行冊免忽用保釐願殘年而氣若尸居聽成命
而魄疑天奪微軀殞越舉族憂虞中謝臣聞掌王八柄是
為生殺之權分務兩都寔總居留之地願惟老朽曷稱
崇高伏念臣出自孤寒本非俊傑久處秉鈞之任止因
開國之期常依託諸侯三十五未諧釋褐洎遭逢明主
六十九尚玷台司固無經國之謀猷但享逼身之富貴
上辜聖德果有天殃自邁沉痾已踰新歲啓手足而能
餘幾日為股肱而深負明時是以泣血濡毫呼天抗表
願罷萬錢之俸預營五尺之墳盡是哀鳴固非飾詐豈

謂陛下過私天眷復降徽章別開荀令之池俾守周公之宅荷君親終始之分近古無殊守宮闕宗廟之司非才莫可况手不能運足艱于行苟聞命以不辭是捨輕而即重前求罷相皆是欺天不惟受君子之誅兼恐取樵夫之笑有死而已臣不敢當伏望陛下憫念桑榆寢停綸綍放歸私第明告公朝則老臣知止之榮歿而不朽陛下有終之惠于羨何如伏表叩頭淚血俱下

第二表

臣某言今日某日蒙恩授臣某官臣當日上表陳讓伏奉批荅未允者留司重任垂死殘年聞命不遑拜表陳

讓未迴宸眷恐速天殃夙夜以來神魂飛越中伏念臣

去年春季即染沉疴今歲正初方求致仕非不眷戀明

代益憂逼近死期述度德量力之心減尸祿素餐之咎

所望盡停厚俸高謝台司隨太平之老農作皇家之舊

相是為大願夫復何求豈期陛下特委居留仍加官秩

改功臣之懿號付大尹之劇權雖荷皇恩實乖素望且

念臣之富貴天下共知臣之衰羸陛下具見敢肯因循退

復取榮寵况西都事繁中分邦政留守祿厚十倍宰臣

臣若受之是無厭也豈止冒榮于當世亦將取笑于後

人平生無致主之功臨死有要君之罪此臣之所必不

為也若以拒違成命冒犯嚴誅視死如歸期不奉詔伏望陛下存退人之大體割念舊之小慈賜以安車期于就木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第三表

臣某言臣自聽宣麻載陳讓表伏奉荅詔令斷來章顧老疾之嬰纏荷聖恩之稠皆因辭榮而受祿是冒寵以沽名泣血慙愧不遑啓處謝中伏念臣去年抱病久在中書上有萬乘聰明下有三臣輔弼臣安則署勅困則高眠尚多虛羸不任來往而况兩京分務百職具存七世之廟甚嚴萬夫之政斯在既非臥理之地尚增尸祿之

尤且三千貫之俸金數百家之賦調奪其膏血奉此衰殘雖曰優臣以息乃是速臣之死興言及此苟活何為臣又見前代退人自有常禮或以師事之舊或以定策之勲亦不過賜以千金與之駟馬而已臣之富貴止是遭逢有位無功既老且病放歸私第何負于臣豈煩朝廷過作禮數伏望陛下容其告老察以由衷俾諧知足之心盡寢已行之命朝退夕死臣無恨焉

第四表

臣某言臣伏見奉今月某日第三道批荅不許臣陳讓恩命令斷來章者上言則是拒命受寵則是要君憂惶失

圖進退無據

謝中

伏念臣累陳危懇未動宸衷實慚老病

之身不稱保釐之任萬端憂悸三表

哀鳴陛下累降

綸言兼貽御札且云開國舊勳惟卿一人又云願養洛陽事光青史伏讀聖語泣頽殘骸恨不能追已往之年華換已瘵之筋力奔走上道應副天心其如步履艱難言詞蹇澁不求致政是謂貪榮安有始則讓三百貫料錢終則受三千貫月俸必若均于庶吏可給數百員分于六師可養數千輩或使安布政或令禦寇備邊割老臣之私思成陛下之公道亦恐增臣微福減臣餘殃因之剝活數年必得再見萬乘若須令赴任不許罷官尸

素轉多憂勞速死恐無益也適足苦之伏望陛下思一物失所之言察匹夫不奪之志寢茲成命俾遂初心則長往九原免有冒榮之恥更生一日亦蒙載造之恩

謝降御札并宰臣就第傳宣不允陳讓留守乞候

病愈日赴任表

臣某言今月日伏蒙聖慈特降入內小底押班韓守英載賜御札當日晚宰臣呂某已下至臣私第奉宣聖旨重疊示諭兼再賜批荅不允臣陳讓恩命令斷來章者宰臣諭旨中使傳宣宸翰丁寧雖難固執殘骸衰憊寔不支持若伏枕堅拒于君恩飛章更煩于聖聽為臣之

道寔不自安稍俟有瘳以膺成命謹當徧求良藥稍療
沉疴懇願未間憂惶失次

謝許肩輿入內表

臣某言二月日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許臣過清明節
選日朝辭仍令乘轎于崇政殿入見者老病衰羸聖
慈憫惻察其乏疾聽以肩輿實君父之殊私非人臣之
常禮昔蔡義授經于先帝則兩吏扶以趨朝裴寂納命
于太宗則三衛舁之入覲臣無此勲舊有此寵榮自知
殺身無以報主兢惶涕泗不知所裁

謝宣差長男送赴西京表

臣伏奉宣命差臣長男左羽林軍大將軍承宗送臣赴
西京者自天有命舉族知榮慰其父子之情益見君臣
之分伏念臣比慙衰老未遂歸休明君重委于保釐方
憂曠位長子幸叨于環衛合預常恭陛下輟自班行許
隨行李出于聖念實耀私門岐路有光室家感泣獨親
獨子既有玷于公朝盡孝盡忠豈敢忘于家訓永言感
遇空極涕洟

謝宣旨令次男西京侍疾表

臣某言今日日樞密院送到宣頭一道付臣次男某令
隨臣赴任西京侍疾仍不落請受者君親厚遇父子偕

行祇荷寵榮彌增感泣臣近以將之洛邑入覲堯堦少
傾戀闕之心併寫感息之抱沐聖君之蒞問許幼子之
侍行不落班行仍支俸給寔非常例並出特恩想暮齒
以知榮顧私門而積耀此蓋陛下羨敦天性思厚孝思
念黃髮之衰羸俾彩衣而侍養老夫髦矣罷相輔而忝
居留童子何知奉晨昏而兼內職惟于忠孝以誓子孫
過此以還不知所措

